

東 方 雜 誌

第 三 十 九 卷 第 九 號

國民紀元前八年創刊 * 商務印書館印行

東方雜誌第三十九卷 第九號

民國三十二年七月十五月初版

(渝版)每册定價國幣壹元肆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郵費

不許轉載

社長 王 雲 五

編輯者 蘇 繼 廣

重慶白象街

發行者 東方雜誌社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三十一年

商務印書館

新出版書

六月份

<p>工商管理一瞥 王雲五著 定價國幣一元</p>	<p>當前的物價問題 伍啓元著 定價國幣二元</p>	<p>現代中國社會問題 (第三册) 孫本文著 定價國幣三元六角</p>	<p>蘇渥洛夫大元帥 陳國輝譯 定價國幣一元五角</p>	<p>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陳寅恪著 定價國幣壹元捌角</p>	<p>教育行政 (上卷) 羅廷光著 定價國幣伍元貳角</p>	<p>法律之謎 唐表民著 定價國幣玖角</p>	<p>比較地方自治論 呂復著 定價國幣三元</p>	<p>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十一本第一、二分合刊 定價國幣肆元貳角</p>	<p>廣東省的華僑匯款 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叢刊第十八種 姚曾蔭著 定價國幣玖角</p>	<p>新原人 馮友蘭著 定價國幣肆元伍角</p>	<p>中國之電信事業 趙會珏著 定價國幣一元</p>	<p>外交學 孫科遜原著 郭節述譯 定價國幣貳元捌角</p>
<p>本書敘述工商管理範圍深入淺出，不僅工商政界所應讀，即各種職業學校專科學校皆可採為課本。</p>	<p>本書說明當前物價問題的性質，分析物價變動的原因，和建議解決物價問題的方法。</p>	<p>本書為全書的第四編，討論農村問題。</p>	<p>本書為一劇本，敘述俄國蘇渥洛夫大元帥自我犧牲之精神。</p>	<p>有唐一代政治史之綱要，悉包括於本書中。</p>	<p>本書可哲學的、歷史的、比較的及科學的四種方法以研究教育行政，陳義精發，取材淵博。</p>	<p>何為法律？乃法律哲學上爭論百餘年而尚無答案之大問題。著者在本書中發表其對於此一問題之看法。</p>	<p>本書分三編：第一編論地方自治之定義，起源，區域等等；第二編論高級地方自治組織，第三編論下層自治機構。全書系統完全，以實用為旨。</p>	<p>本集刊包括有「魏書司馬觀傳江東以族條釋論」及「兩漢制史制考」一漢代社祀的源流——漢簡中的河西經濟生活——跋高句麗大兄冉牟志兼論高句麗都城之位置——登科記考訂補——唐代物價的變動——唐宋時代揚州經濟景况的繁榮與衰落——The Hypothesis of a Pre-Christallized Series of Consensus in Primitive Tai 等九篇。</p>	<p>著者調查十六個地點之華僑匯款機構，及僑匯之數額，翔實可靠，足供研究僑匯問題者之參考。</p>	<p>此為馮友蘭先生貞元之際所著書之第四種。論人生中心諸種境界及才、命、死、生諸問題。書中謂係繼「新理學」而作，為人安心立命之用。已讀「新理學」者不可不讀此書。</p>	<p>本書對於我國電信發展之經過，全國電信網之佈置原則，電信器材、業務、人事與財務都有簡明扼要之闡述。</p>	<p>本書追溯外交理論之歷史的發展，研究最近外交行政的變遷。並闡述外交政策，外交總節，外交人員考選和任用方法，網羅宏富，論精到，允稱外交學中罕觀之傑作。</p>

以上各書均照定價十倍發售 印刷地點另加運費

東方雜誌

第三十九卷 第九號
民國三十二年七月十五日發行

國際問題的看法問題……………陳啓天（一一）

改進高等教育芻議……………蔣聰臨（三〇）

怎樣維持戰後的世界和平……………史國綱（三）

七月星座神話……………陳遵媯（四〇）

戰後德義日的改造……………汪叔棣（六）

從物理學立場話空襲……………李澤彥（四二）

第二戰場開闢聲中英美與蘇俄東西

河上公老子章句作者考……………唐文播（四四）

響應及其空海陸並進戰略……………張君勳（一一）

金亡前後南宋和蒙古的一段交涉……………余行邁（五〇）

由西西里海峽望軸心崩潰……………龔德柏（一五）

元祕史之酒局……………韓儒林（五四）

納粹的宣傳戰略……………薛正斗（一八）

水經延存溫浪四水條文舉疑……………唐 鉞（五六）

中國人的保守精神與剋關精神……………范 任（二二）

論紅樓夢及其他小說中之科學史料……………嚴敦傑（五九）

我們需要「平價報」……………成舍我（二四）

三代以下……………王平陵（六一）

實施新縣制的基本問題……………王惠中（二七）

國際問題的看法問題

什麼是國際問題？國際問題就是國家對國家的問題，除國家對國家的問題以外，別無所謂國際問題。國家對國家何以有問題？因為每個國家都想求各自的生存發展，自然不免利害衝突，而生出問題來。每個國家對於有關的國際問題，必須有適當的做法，然後才能保障其生存發展。要求有適當的做法，又須先有正確的看法。做法是隨看法而來的，沒有正確的看法，便難有適當的做法。

對於國際問題的看法，因人而不同。粗略分說起來，有常人的看法，有專家的看法，有通家的看法。常人對於國際問題的看法，多半是依據斷片的國際消息，而難以個人的感想與希望而成。這種看法，有時也能偶中，但不正確的成分佔多數。專家對於每個具體的國際問題，能夠提供較多的資料，以證明其看法。因此專家的看法比較常人的看法為正確。這是專家的長處，也是人們所以重視專家的緣故。不過專家也有短處。專家的最大短處是他的看法，常常不免有所偏蔽；是他的看法，只能看見局部，不能看見全體；只能看見小處，不能看見大處；只有分析的看法，缺少綜合的看法。這即是通常所謂「專家的偏見」，常人的看法多誤，自不可輕於信賴。專家的看法多偏，也不宜完全信賴。我們對於一切國際問題，要不為常人的看法所惑，又不為專家的看法所蔽，便須有更進一步的看法。所謂更進一步的看法，便是通家的看法，也可稱為超專家的看法，或政治家的看法。有了這種看法，然後可以衡量常人和專家的一切看法，而不為他們所誤了。

所謂通家的看法，我們以為須常常把握着以下三個要點：第一、通家對於國際問題，須先有當前整個世界的根本看法。當前整個世界

陳啓天

究竟是一怎樣一個世界？通家對於這個問題，須有一種正確的解答，即須有一種正確的看法。要正確的解答這個問題，不可先有成見在心，只須實實在在看看當前整個世界究竟如何。原來當前整個世界，不過是有許多國家在地球上各求生存發展。國家與國家間的競爭，非常劇烈。只有治強的國家，才易於生存發展。弱亂的國家，便難於生存發展。這是自古以來的事實，不僅當前整個世界如此而已。換句話說，當前整個世界，不過是一個「新戰國時代」的世界，強國努力爭霸，弱國努力爭存，與我國歷史上的戰國時代有些相似。新戰國時代的看法，便是我所說當前整個世界的根本看法。如果我們談論一切國際問題，不能常常把握着這種基本看法，便難免於自誤誤國。我們常常把握着這種基本看法，才知道一切國際問題的重心，不在國際，而在國內；不在空懸世界理想，而在力求國家治強。國家能治能強，對於一切國際問題，都易有辦法。國家不治不強，對於任何國際問題，也難有辦法。國家已治已強，不妨高談世界理想。國家未治未強，雖有世界理想，也無救於自己的滅亡。所以韓非說：「治強易為謀，弱亂難為計；」「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有也。」（見韓非子五蠹篇）內政是外交的根本。國家治強，是解決一切國際問題的鎖鑰。我們如不正確認識當前整個世界是一個新戰國時代的世界，便難免忘卻一切國際問題的根本與鎖鑰，而漫談空中樓閣了。所以通家對於一切國際問題，須先有當前整個世界的根本看法，即須有新戰國時代的看法，才不至以幻想當事實，以希望當可能，而摸不着國際問題之門！我國甲午戰役以後，即有人提出新戰國時代的看法，例如墨子閒詁俞樾序文，已有「今天下一大戰國也」的話，可惜沒有人接着詳細發揮。

據戰前，我與幾個朋友重新提出此種看法，詳見中國法家概論及國防中心論兩書。抗戰以來，我們又繼續發揮此種看法，詳見新戰國時代論叢，新社會哲學論，及民族的反省與努力三書。

第二、通家對於國際問題，須有戰前戰時與戰後的一貫看法。戰爭是自有國家以來的一大事實。這一大事實，使原始社會變成原始國家，使原始國家變成封建國家，使封建國家變成君主國家，使君主國家變成民主國家。這是國家本身因戰爭而產生的演變，有各國歷史可實證明，不待詳說。這一大事實，又使國際關係發生劇烈變化。有的國家，因戰爭而強盛了；同時，也有的國家，因戰爭而衰亡了。戰爭既可使國家衰亡，於是有些人厭惡戰爭，詛咒戰爭，而主張停止戰爭，使世界大同，永久和平。果真世界能大同，和平能永久，也是人類的大幸福。可惜事實告訴我們，世界尚未大同，和平不能永久。我國先哲富於理想，在兩千年前，即已提出世界大同、永久和平的說法，但是至今還未見實現過。今後何時能實現之，也沒有人敢斷言，並給我們以保證。過去每經一次大戰爭，總有理想家提出種種永久和平計劃，然而實際只有暫時和平，並無永久和平。前次世界大戰後，我國有些人相信永久和平可從此實現。不料不到二十年，又發生這次世界大戰。這次世界大戰尚未了結，又有人在那裏高談戰後永久和平問題。我敢大膽告訴永久和平論者：永久和平，也許一百年至一千年以後，可以實現。但是這次大戰以後，則決不能立即實現。因為這次大戰，決不能解除永久和平的一切障礙。戰後經過若干和平時期以後，仍舊還要發生戰爭。我們明白了這一點，然後可以談戰後世界問題及戰後中國問題。我們要真正明白這一點，尚須先有戰前戰時與戰後的一貫看法。依據歷史的指示，戰爭之後有和平，和平之後又有戰爭。沒有永久戰爭，也沒有永久和平。無論人們歡喜不歡喜，戰爭是從來無法長期避免的。一個國家為防戰爭的忽然爆發，在平時不得不從事戰爭的準備，於是戰爭由戰時延長到戰前了。既經戰爭以後，又須收拾戰爭，於是戰爭又由戰時延長到戰後了。戰前與戰後的和平時

期，每每難於很長。通常多半是前一戰爭尚未收拾完結，後一戰爭即須開始準備。因此戰後不但有和平問題，而且又有戰爭準備問題。戰後的和平，除收拾前一戰爭外，只成為另一戰爭準備的掩護而已。戰前是戰爭準備時期，戰時是戰爭實施時期，戰後又是另一戰爭準備時期。戰爭貫通於戰前戰時戰後，這是我所說戰前戰時與戰後的一貫看法。如果我們沒有這種一貫的看法，便不必高談什麼戰後和平問題，以免自誤誤國。我說這話，並不是說戰後中國不要和平，也不是勸人不談戰後和平問題，只是說我們不可誤信戰後有永久和平，也不可過信任何國際和平組織，而忽略了戰後的另一戰爭準備問題。這次戰後，實係接着下次戰前。這次戰後有戰爭準備，即是下次戰前有戰爭準備。戰後不忘戰爭準備問題，才配談戰後和平問題。只談戰後和平問題，而忘卻了戰後仍有戰爭準備問題，恐怕不成為癡人說夢，也要成為閉門造車了。

第三、通家對於國際問題，須有以本國為主眼的獨立看法。我們對於國際問題，不但應有看法，而且應有以本國為主眼的獨立看法。所謂以本國為主眼的獨立看法，是要徹頭徹尾的着眼於本國國家的生存發展，去看一切國際問題。這種看法，既不可雜有以私人或派系或地方為主眼的意見，也不可盲從外國理想家或外交家或宣傳家的說法。現在我國談國際問題的人，意見非常參差。其中有一部分原因，由於他們雜有以私人或派系或地方為主眼的意見在內。甲有以私人或派系或地方為主眼的外交看法，乙也有以私人或派系或地方為主眼的外交看法。甲與乙的私人或派系或地方的利害不同，因而甲與乙的外交看法也不同。這種不同的外交看法，不但反映出國家的分裂，而且可以促使國家分裂。要使國家免於分裂，必須要求一切談國際問題或外交問題的人，都要以整個國家為主眼去談，不要再各以一個外國做背景去談。一切在表面上以一個外國做背景的外交看法，就是在骨子裏以私人或派系或地方為主眼的外交看法，決不是國家所需要的。國家所需要的外交看法，必須以國家為主眼才可。我國人對於國際問題

的看法非常參差之另一部分原因，則由於談國際問題的人，有意或無意間，受了外國理想家或外國外交家或外國宣傳家的影響，隨聲附和而不能自己提出以本國為主眼的獨立看法。當長期大戰的時候，總有少數理想家提出各種國際理想來。一切國際理想，都是可欲的，但不一定是能行的。縱是能行的，也未必於中國有益。如果我們盲目附和，便不免置中國於不顧。所以我們對於任何外國人所提出國際理想，不但要看看國際形勢能行與否，還應以中國為主眼去看看中國可否贊同，並可否參加。每個強大國家的外交家，無不以他的本國為主眼，提出種種外交看法或說法，以求他國與之一致。爲他國懷疑，有時通用各種花樣派遣專人在他國宣傳。外國外交家的辭令是動聽的，外國宣傳家的說法是巧妙的。如果我們缺少以本國爲主眼的獨立看法，便隨時有墮入外國外交家及外國宣傳家的圈套之危險。又我國談國際問題的人，以外國留學生居多數。因爲留學國不同，而發生國際看法的差異，更是常見的現象。甲國留學生的國際看法，有的不免近於甲國。乙國留學生的國際看法，也有的不免近於乙國。又甲國留學生則多主張中國應聯甲國，乙國留學生則多主張中國應聯乙國。因而我國人在外交意見上又發生甲國派及乙國派的差異。殊不知中國所需要的看法，不是甲國的看法，也不是乙國的看法，而是中國的看法。中國所需要的外交人才，不是甲國派，也不是乙國派，而是中

怎樣維持戰後的世界和平

——戰後問題叢談之一——

盟國勝利，在肅清北非之後，可說是爲期匪遙了。但是擊敗侵略國，剷除侵略的惡勢力，祇是實現我們理想的一種方法，而我們的最後目的，卻在建立世界永久的和平。否則勝利祇能給與我們暫時的慰

國派。我國人對於國際問題，多甲國派或乙國派的想法，而缺少中國派的想法，即足證明缺少以本國爲主眼的獨立看法。無論在平時或戰時，我國固須盡量爭取與國，以免陷於孤立。但決不可完全以任何外國的國際看法，當做中國的國際看法。外國是外國，中國是中國。他有他的國際看法，我也應有我的國際看法。我國的國際看法，雖有與人相類的，但決不能完全相同。如果我國完全以任何外國的國際看法，做中國的國際看法，則中國便成爲外國的附從，而不是一個獨立國家了。

總之，現代是世界交通時代，任何國家不能閉關孤立，任何國家都有國際問題或外交問題。一個國家要求適當的應付一切國際問題，便須先有正確的國際看法或外交看法。常人的看法，不及專家的看法比較正確，所以我們應該尊重專家的看法。不過專家的看法，仍或不免有所偏蔽。我們應求更正確的看法，那便不能不有賴於通家了。通家對於一切國際問題的看法，首須認定當前整個世界是一個新戰國時代的世界，次須認清戰爭貫通於戰時前後，戰後只有暫時和平，並無永久和平，最後還須抱定以本國國家爲主眼的獨立看法，既不可雜有個人或派系或地方的私見在內，也不可盲從任何外國人的看法與說法。這樣的一種看法，才是中國最需要的。所以我們不但希望中國多有幾個國際問題專家，還希望中國多有幾個國際問題通家！

史國綱

藉，對於人類的真正幸福，並不會有重大的供獻。

有人以爲在戰爭時期裏，勝利第一，不該談與戰爭無關的事情，以免削減團結的力量。假使勝利是我們唯一的目的，而除勝利之外我

們並沒有其他的希望，這是很對的。不過我們還有比勝利更大的目的。同時依事實而論，祇有在作戰時期裏，在精誠團結的情況之下，各專才容易得到合理的解決。如若我們不利用這個機會，使同盟國之間，對於如何建立和維持戰後的世界永久和平，至少在原則上獲得同意，那末在勝利降臨後不但進行上要事倍功半，恐怕也難有完滿的結果。

所以最近同盟國在美國舉行的各種會議，如救濟難民會議，糧食會議和貨幣會議等等，的確是很好的現象。這可見同盟國方面，已在利用共同作戰時期裏融洽一致的情緒，以謀取關於戰後建設各種問題原則上的決定。由於這點，已經可以使我們感覺到這一次大戰以後世界的前途，必定要比上一次的光明。希望這種會議，趁早多多舉行，範圍展及戰後建設的每一個問題。為此作者提出怎樣維持戰後世界和平問題，一方面引起同盟當局的注意，另一方面供獻給關心這個問題的人們參考。

怎樣維持戰後的世界和平，當然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如若以為戰後成立一個國際機構，而這個機構有完美無缺的憲章，以及壓制一切侵略的實力，就足夠維持世界和平，未免太簡單了。這實在是多方面的，某一方面不能得到合理的解決，澈底去實施，便足以影響全局。現在且把最低限度的條件，敘述於後：

最重要的，就是對於戰後世界和平的實現，各國是否有堅決的意志。我們知道，在戰爭時期裏，勝利第一，所以同盟國協力同心，精誠團結，而把自己的權利觀念，暫時放棄，以爭取勝利。不但各國士卒，並肩作戰，糧食軍械，互相接濟；就是自己的軍隊，也不妨劃歸他國的將領統率，自己的領土，也可以讓他的軍隊來防禦。凡是遇到意見不一致的時候，總竭力設法，互相讓步，避免同盟國間感情上可能發生的裂痕，而減弱作戰的力量。這種美滿合作的境地，是獲得勝利不可或缺的。但是和平勝利一樣，祇有各國願意為爭取和平而團結，而合作，而讓步，甚至犧牲，真正的和平才能實現。要知道實

現和平的艱難，並不亞於爭取勝利；萬不可在勝利既得之後，就放棄共患難的精神，又恢復自私自利的立場。再重複說一句：同盟國能保持戰時爭取勝利的精神，在戰後來實現世界和平，人類才能有享受真正和平的希望。

其次，不論關於結束這次戰事的處置，還是建立戰後世界新秩序的辦法，都要以「公」和「平」為原則。這範圍是很廣泛的，也祇能說其大概。例如對於戰敗國家，決不當導致力於壓迫侵略暴力的復活，而當用感化方法，使這些民族自動成為擁護正義與公理的信徒。各國疆界的劃定，不應以國防和經濟為唯一條件，而應考慮民族劃分的真正界限。世界的資源和市場，應當根據共同繁榮的原則來支配。各國教育，應當以仁愛互助為其哲學基礎。這種新秩序的建立，不但要使獲得勝利的同盟國之間，覺得公允平等，並且要使中立國和戰敗國，也有同樣的感覺；那末戰後世界才可以說真正踏上了和平的大道。然而這方面最重要的，還是全人類知識程度的提高和生活水準的增進。換句話說：各民族之間文化進步的情形相等，生活狀況沒有鉅大的差別，真正和平方始有永垂不朽的可能。能夠互相了解，互相認識，才會精誠團結，協力合作，不至於被野心者所朦蔽。生活程度相等，窮富情形消滅，各民族之間的疑忌才會盡釋，而能夠安樂相處。有人願慮到政治思想和主義的不同，或者是今後世界實現真正和平的最大障礙。然而這個問題，並不像表面上看來那樣的難於解決。祇要各國都誠意為大多數人民謀幸福，而不為少數特殊階級爭權利，思想和主義的不同，祇不過是次要的問題。所以戰後國與國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但以公平為處理的原則，並且要努力設法使他達到公平的地步，世界才會成為人類的樂園。

再次，人們保守的習性，應該極力革除，務使有前進和改良的精神。這點看來很小，和上面所說的不相稱，但是關係卻非常之大。我們細細思索一下，已往政治改革，社會演進，那一次不是牠從中作祟。在國際關係中，我們也常聽見一個名詞，就是維持現狀。這顯然

是保守習性的產物，而且是釀成這次世界大戰重要因素之一。當初公平的處理，由於情形的改變，往往會成爲不公平。假使知道了因環境的改變而成爲不公平，仍堅持現狀的維持，不力求改善，那末這種頑固保守的態度，爲害至深。勝利降臨後，凡是足以破壞和平的因素，都應該在事前竭力設法摧毀，決不能再被保守的習性，或墨守成法，貽誤大局。所以維持現狀的主張，絕對不能讓牠存在；一切可以增進人類幸福和維護和平的辦法，當積極的和澈底的去實施。

以上所說，乃建立真正世界和平的基礎。沒有這種基礎，不論上面的建築如何鞏固，也不能持久。因此牠也是任何維持和平國際機構能有實效的先決條件。各國沒有這種態度，這種精神，這種決心，即使戰後的國際機構建立得十分完善，亦難免再踏國際聯盟的覆轍。但是這些祇是使真正和平實現的方法，需要較長的時期才能夠達到所期望的目標。在這過渡時期內，爲防萬一起見，戰後設立的國際機構內該有制止任何破壞和平行爲的規定。

在這方面，第一，應當再度宣佈非戰公約的原則，就是各國不但絕對不能利用戰爭爲調整國際關係或實現國策的工具，並且承認戰爭是非法的。在戰後，法律尊嚴的恢復，總該是毫無問題的了。所以參加國際機構的國家公認戰爭爲非法，卻是必要的步驟。非戰公約的長處在承認一切戰爭的非法；牠的短處在缺少制裁這種非法行爲的規定；祇要採取其長而補救其短，牠便是維護和平的重要規律。

第二，國際機構內詳訂解決國際糾紛的程序。在檢討這問題之前，必須提及一個先決條件，就是參加國際機構國家的宗主權，決不應再是絕對的，而對於國際機構的職權，也不能有任何保留的條件。這樣，再把這問題分兩部份來說。一方面是國際機構以內的解決程序。凡是參加國家之間一切的糾紛，到通常的外交方法不能解決時，可以提請國際機構處理。這不但是參加國應有的權利，並且也是一種義務。同時國際機構見到參加國之間的爭端，已有不能利用通常外交方法解決的情勢，但是雙方還不請求代爲處理，經過任何參加國的提

議，可以強迫雙方接受國際機構的調解。而對於第三者的這種舉動，應當認爲是善意的。另一方面是國際機構之下，應當設立國際法庭，處理參加國之間偏於法律方面的爭執，以及裁判國際機構所提交的事件。牠的職權範圍，和國際機構一樣，不再有已往種種不合理的限制。總而言之，關於政治性的國際爭執，直接由國際機構處理；關於法律性的國際爭執，由國際法庭處理。如是任何國際爭執，都可以有和平解決的路徑，無利用武力來解決的必要了。假使國際機構的調解和國際法庭的裁判，都已經有正式的結果，但是當事國卻不接受，或接受了而不遵照實行，那末這些便是違法的行爲。至於沒有參加的國家，祇要經過國際機構要求牠爲這事而參加之後，牠的地位就和參加國完全相等。

第三，凡是對於現狀不合理的情形，國際機構內應當規定調整的程序。例如條約，因爲時間的經過，情況的變遷，使簽訂時的作用完全消失，反成爲增進邦交的障礙，雖然牠仍舊在有效時期內，國際機構也應當自動的或被動的，立刻設法修改。又如這次戰後，或者還有委任統治或國際共管的制度。假使在這種區域裏，人民自治的程度已經提高，但是這種制度還存在着，那末國際機構同樣地就該立刻加以調整。其他類似的情形很多，不必細述。第二、第三兩項的目的，就是對於一切足以破壞和平的國際爭執和情況，多開和平解決之門，使戰爭的惡魔，絕對沒有假借或藉口，而有抬頭的機會。知道了這種用意，擬訂細則，便不困難了。

第四，訂定侵略的定義。上面雖有種種和平調解的方法，但是國際間武力的使用，或者是仍舊不可避免的，所以訂定侵略的定義，卻非常重要。已往除蘇聯和鄰邦所簽訂的互不侵犯條約中，有規定什麼舉動是侵略外，並沒有其他公認的定義。這便是國際聯盟不能行使裁制的權能，終於坍台的重大原因。關於戰後侵略定義的擬訂，蘇聯的固然是一個很好的參考，但是有一個原則，應當牢記在心：就是侵略的定義，必須要周密而明顯；並且任何舉動，在發生之後，就可以判定

地是否侵略行爲，不必經過調查或討論後才能夠決定。這樣，侵略的舉動一經發覺，就立即可以加以制裁。遷延耽擱，非特使制裁喪失效力，尤足以使制裁的辦法根本難於實行。

最後，對於非法違反和侵略的行爲，當規定懲罰的辦法。這又可分三部份來說。(甲)國際機構以內各國的關係，照上面所說的，不但基於「公」和「平」，並且是誠意互助互惠，以實現共同的繁榮，普遍的進步。這是參加國的權利，而非參加國所不能享受的。這樣，一方面可以吸引世界各國，都來參加，達到四海一家的目的；另一方面開除參加國的資格，便是一種懲罰的辦法。戰後國際機構能夠把開除來作爲懲罰的一種辦法，牠自身的價值也就提高，而可成爲真正有效能的組織了。(乙)經濟制裁。取消參加的資格，祇使被懲罰者不能享受互助互惠的特權；而經濟制裁，則和被懲罰者完全斷絕經濟的關

戰後德義日的改造

汪叔棣

一
如果認爲，一經德、義、日軍事機構完全崩潰之後，對正義陣線作無條件投降的時候，那時，擊潰暴力主義者的工作，就已經完成了的話，那末，也就如同認爲正義陣線接受暴力主義者挑戰的時候，就已經完全擊潰了德、義、日龐大的戰爭機構一樣，是同樣的輕信，是同樣不成熟的樂觀，是同樣的錯誤。

當全世界的正義力量，一致地起來，先後與暴力主義者開始了決戰之後，那時起，德、義、日的覆滅命運，當然已經注定；可是，中、美、英、蘇及一切盟國，爲了達到牠們實際的軍事勝利，還必須經過了像當前這樣的漫長而又艱苦的關爭。同樣，將來德、義、日軍

係，使牠沒有生存的可能。這當然是比開除更爲利害的一種辦法。在現今互賴的世界裏，祇要經濟制裁的施行能夠澈底，牠的效力必定足以應付一切。(丙)武力制裁。組織國際軍隊，分駐在全球軍略上重要的地點，的確是使武力制裁易於實施的辦法。但是擬訂方案的時候，有一點應該特別注意，就是任何一國，都有成爲侵略者的可能。因此國際軍隊的組織，必須富於靈活性。即使牠的參加份子裏有一個或數個變爲侵略者，卻能夠立刻改組，不至於影響牠的效力，或者甚至於使牠失去運用的能力。所以傳聞中所謂平分海洋防務的辦法，把世界劃分爲若干區域，由主要的同盟國分別擔任警衛的職務，未必妥當。概括言之，各國對於國際軍隊，要有人民對於警察同樣的信心，那末牠才是武力制裁有效的工具，集體安全可靠保障。

這樣，治標與治本，兼籌並顧；世界永久和平，庶幾可期。

事上完全崩潰的到來，雖然已在不遠；但是從那裏，一直到正義力量完成擊潰暴力主義的工作之間，也還有着相同的距離，而需要牠們再作更進一步的努力。

那末，到底是軍事上擊潰德、義、日戰爭機構這一段工作艱鉅呢，還是由軍事勝利到完全掃蕩暴力主義目標之間的這一段工作，來得艱鉅？看起來，現在恐怕沒有人能夠作肯定的回答。

二
不過，在對德、義、日的軍事獲勝中，畢竟是包含了許多的深刻意義。

首先，牠將是進步的潮流，覆滅了各式各樣開倒車的幻想。德國

納粹主義者的所謂 "so put the clock back" (「使時間倒轉」) 的業績，終於化爲一場幻夢。義大利法西斯黨徒所謂「恢復羅馬帝國光榮」的狂叫，也跟着落了空。而尤其荒謬的，日本軍閥們中古式的所謂「八紘一宇」超級帝國的夢囈，也徒徒留下了一個笑柄。從中、美、英、蘇及一切盟國的勝利裏，證明了歷史前進力量的偉大。不管開倒車的暴力怎樣雄厚，佈置怎樣周密，其結果，都是徒勞的。

其次，由彼此組織方式上看，牠表明了民主的體制，終於戰勝了獨裁與半獨裁的國家。德、義、日備戰的期間，要比民主的中、美、英、蘇等國長得多。開戰以來，我們也不斷聽到獨裁者們對於民主國家動員緩慢，作戰方法迂緩的種種嘲笑，以爲僅僅這一點，已經足以作爲牠們擊敗同盟國家的根據了。而不料在始終堅守民主方式的信念下，中、美、英、蘇等國，終於全體動員了起來，鍛鍊了出來。而今被少數獨裁者、野心家、軍閥們支使着，強迫着，催眠着作戰的德、義、日的軍隊，已經面對了以百萬千萬計的，普遍覺醒的英勇戰士，人人富於機動性的戰士。不管希特拉、墨索里尼是怎樣的「超人」，普魯士軍人怎樣的能征慣戰，日本軍閥怎樣捨得「切腹」變幹，可是，在壓倒的集體力量打擊下，德、義、日的戰爭機構，祇有一個根本覆滅的前途。這是獨裁制與半獨裁制的慘敗，同時，當然是民主制度與方法的再度顯示了牠的優越性質。"slow but sure" (「緩慢，然而確實」) 這一個英國民主制度的格言，到今天，毫無疑問的，被證明是正確的了。

第三，德、義、日好戰主義者們，對於人類善良性格所作的種種侮辱與嘲笑，到今天，他們慘敗命運當前的時候，總算是即要受到應有的報應與懲罰了。依照他們的觀點，愛好和平也者，根本是懦夫遮羞的飾詞。正義感也者，根本是偽君子們不敢挺身而戰時所作的哀鳴。世界上祇有一個美德，祇有一個可以無往而不利的方法，這就是戰鬥，戰鬥，戰鬥！抱着這樣好戰的狂熱，與蔑視一切人類善良美德的心情，德、義、日的暴力主義者，方敢於從事征服世界的狂妄舉

措。而不料，事實終於證明了不可磨滅的真理：世界上最大的力量，到底還不是以戰爭爲目的，以戰爭爲手段的，德、義、日式的，徹頭徹尾的黷武主義，而卻是愛護和平，富於正義感的，全體人類剷除強暴的力量。依中國習用的方法來表示，匹夫之勇發揮的力量，終於在大智大勇所蘊藏所發揮無比的大力前面，遭到了根本的潰敗。所以，這一次大戰的勝敗，是除了德、義、日三國的失敗，與中、美、英、蘇等國家民族的獲勝而外，本質上，根本是開倒車企圖的失敗，獨裁體制的失敗，以及迷信武力的失敗；而同時是前進潮流的勝利，民主體制的勝利，以及正義力量的勝利。不過兩方面都把力量集中在軍事的尖端，於戰場上，於戰爭中，逐漸分出高下與雌雄來而已。

那末，對於這樣意義重大而且深刻的初步勝利，我們將如何推進牠，完成牠，鞏固牠，而且進一步使牠充分貢獻於整個世界與人類社會呢？這卻是一到軍事行動結束後所必須解答的課題。而牠的解答，一定要在戰後改組及整頓德、義、日三國的過程中，逐步逐步地出現出來。

那時起，人類就要開始徹底掃蕩暴力主義的第二步工作。

三

當然，從一方面說，戰後改組及整頓德、義、日三國的方案與內容，根本上，必須受同盟國家軍事獲勝的程度所限制，必須受戰爭結束的方式所影響。

但從另外一方面看，決定同盟各國所欲取得這個軍事勝利程度之淺深的，卻也正就是牠們對於侵略者所要從事的戰後改造計劃的要旨與其具體項目。

改造德、義、日三國方案的內容，可以決定中、美、英、蘇等國在戰爭中，在戰場上，所要以軍事力量獲得的，對德、義、日三國行動與處理自由權力的大小。於是，爲了取得這樣的行動與處理的自

由，中、美、英、蘇等國，也方可以在事先決定，到底要打到一種怎樣的程度，到底要在一種什麼方式之下，牠們方可以停止軍事戰鬥。這是第一層。

第二、主要的同盟各國，必須及早把牠們的方案提出來，經過討論與會議的程序，先求得一個共同的結論，以便獲取同盟國一致的支持與擁護。這樣，牠的本身，就可具有了道義與實際的兩重力量。

還有，爲了促進勝利的早日到來，減少人類的痛苦，同盟國必須趕緊明白宣布牠們的方案，號召德、義、日三國內的潛伏正義力量，共同起來，與盟國合作，消滅共同敵人的德、義、日暴力主義。這是第三層。

四

戰勝的同盟各國，在擬議及訂立改造德、義、日三國方案的時侯，牠們第一個所必須採取的角度，依我看，應當是爲了掃除發動這一次空前人類浩劫的，德、義、日三國一切邪惡勢力的殘餘。

戰敗而投降了的德、義、日三國的戰事機構，不用說，當然要首先處置。一切德、義、日與戰爭有關的機構和組織，都必須立刻置於盟國的共同管理之下，而不應加以取消或聽其自動消失。一切從事及參加實際戰鬥的人員，都必須立刻由盟國加以監視及拘禁，而不應加以解散或聽其自動離開。一切與戰爭有關的器械或原料，都必須由盟國予以接收，或強迫各部主管者負責檢交出來，而不應容許絲毫的隱匿或消燬。能逐條逐項地做到了這樣的地步，那末，德、義、日三國，方可以算是真正被解除了武裝。

次一步，就是要使這個「解除武裝」的狀態，至少在主要意義上，在實際作用上，要澈底化，要永久化。自始至終，絕對不能像上次大戰後對德國似的，再採取人員一解散與武器一沒收就大體算完事的，那樣偷懶與省事的辦法，以免再蹈覆轍，一遇機會，組織又可以重建，人員又可以集合，武器又可以大量製造，再去醞釀人類浩劫的

戰爭。舉例來說，這次德國屠戮人類的戰事機構裏，有許多都是上次大戰中的宿將。這次大戰結束之後，除了情節重大，應當受法律審判的少數人員而外，其餘凡是著名的將領，得力的幹部，都必須一一加以監視或管理，強迫他們根本改行，另尋正當職業。絕對不能再加放任，遊手好閒，使他們依舊可以承襲一貫的好戰主義，專以殺人放火爲光榮，把專門研究作戰的方略，當爲世傳的衣鉢。能這樣，德國普魯士軍人們數百年來專門打仗的傳統，義大利法西斯蒂黨徒的好戰狂，以及日本千餘年來一脈相承的，野蠻和非人道的所謂「武士道」，方可以在人員方面，先有了根本剷除的希望。此外，無論是對於直接間接與戰爭有關的一切組織，或是對於可以直接間接用之於作戰的物資和器械，都必須採取和這相類似的，嚴密的管理和審慎的注意。

於是，我們就可以再進一步，直接搏擊德、義、日三國指揮作戰的精神因素本體了。

德、義、日黷武主義者與夫侵略主義者們，除了在傳統和機構方面，有着他們的憑藉外，即使在理論方面，也有着他們特殊的依靠。比如最主要的，像希特拉的「我的奮鬥」，墨索里尼的自傳，日本所偽造的開國史等等，就都是些顛倒是非黑白，掩蓋真理的代表作。牠們的作用，主要就在於養成國民狂妄的自尊心，激起好戰侵略的狂熱。搏擊這一類理論，一個最簡單而卻是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指明真理，讓廣大的三國人民，自動一天一天地踏上正途。以今天世界文化的高度水準，去擊倒像希特拉「我的奮鬥」中那些幼稚而荒謬的言論，當然是一樁輕而易舉的事。不過，成爲問題的，卻是收效的時間。德國人民受了將近十五年的催眠與麻醉。義大利人民受了二十多年的欺騙與教唆。而尤其東方的日本人民，似乎自從出世以來，就根本沒有聽到過關於牠本身正確的歷史與估價。所以，在這一點上，三國似乎應當分開來辦理。但儘管時間長短和詳細辦法各有不同；但最基本的方針，卻應當完全一致。國際上必須成立專門處理這件事的，「解除侵略者精神武裝委員會」這一類性質的機構。在英文，可以稱之

不到德、義、日三國精神上侵略與好戰毒素完全消失的一天，一切愛好和平正義的人們，無論如何，都無法安枕的。當然，這件艱鉅的工作，也許要延長到十年二十年之久，但看上去，我們此外卻絕對沒有什麼其他取巧或規避的途徑。

從這裏再前一步，我們還必須從三國的經濟結構，政治體制，以及社會組織上，去掃除牠們一切帶有好戰色彩，或足以醞釀戰爭及侵略的各種因素。比如，三國專以擴張及奪取海外市場爲務，與人民生活無關的工業機構，尤其是龐大的軍需工業，都必須加以有計劃的調整和限制，政治上，無論如何，要立即實現真正和普遍的民主。而在社會組織方面，最要緊的，是廢除牠們向來的階級分野，禁止一切鼓吹迷信和好戰的結社和集會，並同時禁止一切不正常的過度英雄崇拜。

這是改組戰後侵略國家工作中最複雜而又最繁雜的一方面。

但簡單一句話：爲了徹底保證侵略和黷武主義的不至再起，至少在相當期間之內，國際正義的力量，必須掌握對於德、義、日三國的監督和警察大權。

五

改造戰後德、義、日三國的方針中，應該依照的第二個根本出發點，必須是以達到世界大同的理想爲目標，而在逐步將德、義、日三國改變過來，促醒過來，使牠們自動地，一天一天重行參加國際社會的重建工作，以提高人類的共同福利。

首先在文化方面，德國的工業技術，義大利的美術建築，日本的輕工業，不獨在過去，曾經對世界作過很大的貢獻，就是查將來，值得大家效法的地方，也非常之多的。而德國民族的進取與創造精神，義大利民族愛好美術的傳統，以及日本民族善於模仿的習慣，在未來世界重建工作中，就都是些萬不可棄置的因素。最主要的三點，就

是：在戰後世界重建的過程中，牠們必須一面真正願意接受世界的共同文化，而與其他民族慢慢同化；而同時，牠們全體約近二萬萬的人民，也必須是真正願意供獻他們所有的聰明智力，爲提高人類水準而努力。像戰前德國焚燒所有猶太人的著作，甚至焚燒優於德國人的其他民族著作的舉動，以及日本人數典忘祖，接受中國及西洋文化後，而反過來突然鄙視中國和西洋的心理等等，這一類的舉動，無論如何，是再也不能允許其再行出現了。

總之，爲了世界，也爲了德、義、日的本身，這一次戰後世界重建工作中，我們必須使德、義、日徹底和世界同化，而牠們的固有文化，則必須與世界文化交流。

其次，在經濟上，於戰後重建工作一開始的時候，就必須樹立及確定德、義、日與世界全體或其鄰近區域互相依存的原則和聯繫。舉例來說，德國是富於煤鐵而缺乏食物的國家，那末，在戰後，牠應該取消全部的軍需工業，及大部分的重工業，把煤鐵運出國外，交換各國的食品與糧食。這樣，牠就可以不至再有一「大炮代牛油」的枵腹現象了。再如日本，是根本沒有煤鐵，天然不適宜於重工業的國家。那末，牠將來儘可以致力於輕工業，以其產品向各國換取所需要的東西。當然，這裏絕對不能再有經濟帝國主義的色彩，把德、義、日三國根本更爲殖民地，使牠們成爲剝削自肥的對象。不過最緊要的，必須使牠們深刻地感到與世界全體及其鄰近區域經濟依存的關係，不至再有向外擴張及征服世界的夢想，而同時也無法再踏上這樣途徑。

再次，德、義、日的民主化，重建工作開始時，就必須立即付諸實施。而且，民主化的範圍，要徹底普遍到一切方面。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甚至一切日常生活上，都要立刻從事根本的改造，儘速地注入民主的精神。英美方面向來的看法，是說德國民族根本沒有民主的傾向，也缺乏民主的可能。日本呢，據我們看起來，似乎與民主這個觀念，恐怕比起德國民族來，還要生疏和遙遠得多。但無論如何，這到底不失爲挽救德、義、日民族最根本而且也是最後的一着。

如果這一個根本改造德、義、日，使牠們可以和世界全體共存並榮的途徑，最後還是行不通的話，那末，擺在德、義、日三國面前的永久命運，就真祇有如德國納粹們所說，不是牠們統治世界，就是被別人所統治了。

最後，是最根本的種族上的改造和同化。爲了減少德、義、日以與其他各民族的誤會和隔閡，戰後的世界裏，一定要鼓勵並且提倡其他各民族與牠們雜居和通婚。

六

假定，我們把以上所述的改造德、義、日三國的兩個根本觀點，前者稱之爲消極的觀點，後者稱之爲積極的觀點的話，那末，我們還必須再加上一個第三個觀點。這就是，在預防和改造牠們的同時，我們最後還要站在牠們本身利益的立場上，澈底爲牠們打算一下。

首先是賠款的問題。在同盟國方面，無論如何，絕對不能再採取這個向來錯誤的途徑，向這次戰敗的德、義、日索取大批的賠款。從同盟國方面來說，如果牠們於完成了擊潰侵略者的神聖使命之後，到底還不免於斤斤較量賠款問題的話，那末，那實在即使對於本身，也是一個相當的侮辱。從德、義、日方面來說，固然雖極窮困時候，絕對無力償付；即使勉強償付的話，大概也沒有能夠償清的時候。上次歐戰後德國賠款問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何況，一般說起來，這又是一個非常不合理的舉動！牠不獨要使現在對於侵略舉動毫無責任的德、義、日的全體的人民，都受到賠款的懲罰，而甚至，受到犧牲迫害的，牠們當中特別善良的人民們，以及未來德、義、日民族的後代，也都要受到這次賠款的拖累。

此外，比如人口過剩的問題，物資缺乏的問題等等，凡是不合着對外侵略性質的一切合理要求，盟國方面，爲了建立整個世界合作

規模的前途起見，在沒有允許德、義、日三國取得和其他國家相同的地位，一體加入世界性的國際組織之前，都應該分別地，予以應得的考慮。在戰後世界性的最高組織下面，不妨設一個專門從事這項工作的「德、義、日三國中諍考慮局」。在英文，我們可以稱之爲「The Board for Considering the German-Italian-Japanese Complaints」。這個機構的主要任務，就是在於成爲以平等地位待遇德、義、日三國一個過渡的暫時辦法。

七

總之，戰後德、義、日的改組和整頓問題，需要我們以非常嚴重然而卻又非常堅決的心情去處理。

固然在實際上，我們絕對不可存着部落時代的征服心理，企圖把戰敗的德、義、日，一舉而置之於奴隸的地位；即使在形式上，如果可能，也要盡量不把戰敗國的屈辱，加之於三國國民的心頭。但是，爲了全世界的前途和安寧，而不得不採取的種種措施和考慮，那當然就不在此限，是不待言的。

還有一個必須指出來的情形。就是，萬一在戰爭沒有結束之前，德、義、日三國中的任何國家，突然內部發生了變動或甚至革命，推翻了現在當局們的時候，那時，是不是應該要把牠分別開來，另外予以處理？假如那樣做，那就是最錯誤，最危險的途徑！同盟國家必須堅持澈底掃蕩一切侵略主義和暴力主義的根本原則，於實現對牠們全體及個別的軍事擊潰之後，再貫徹戰後對牠們改組和整頓的一切步驟。絕無例外，也絕不憐憫。

我們寧願於戰爭結束後，花費十倍百倍的心力體力，一氣呵成對德、義、日三國的根本改造，而絕對不願意暫時苟安一下，不久再被迫而準備下一次的對德、對義，或是對日的戰爭。

第二戰場開闢聲中英美與蘇俄東西響應及

其空海陸並進戰略

張君勳

留心戰局者，對於歐洲冰雪溶解，與北非戰事結束後，所為延頸

以俟者，每日德國之反攻如何，其以斯城之奪回為目的乎？其仍三路進攻之原計劃乎？抑此二者外，別有出奇制勝之策乎？反之，就俄言之，其傾全力驅德於俄境之外乎？抑且直擣柏林，推倒希氏政權而後已乎？此德俄戰事方面，人人心中所懷想而求解決之問題也。今德意軍隊已見擯於北非之外，英美所揭櫫之第二戰場，欲稍緩須臾而已不可得，其在一地如意大利，如法國西北角上登陸歟？其在北歐之瑞，挪，西歐之西，葡，與南歐之法，意，與巴爾幹各地同時登陸歟？其有局外中立之國，如土，西，葡等等之參戰歟？此因第二戰場之開闢，人人心中所懷想，而求解決之問題也。以上兩方面，在去年斯城圍攻之日，與英德爭奪北非之日，猶為分離而各自獨立之事，今則漸有合為一爐之勢。仲言之，德俄兩方之戰略，將因第二戰場之開闢而決定，而第二戰場之開闢，又不能不與俄德戰場之戰略互為配合也。

一 英美與蘇俄之東西響應

德俄戰場與第二戰場之相互影響，試再具體言之，有以下各種情況。

第一、設想德俄之今春攻勢，先於英美之在歐登陸，其情況如下：(甲)倘蘇俄先攻，則德將以全力還攻，三年來戰事之重負，仍由蘇俄獨當之；(乙)倘德圖雪斯城之恥，下令攻俄，而英美登陸旋踵而至，則德勢難再攻俄之師移至西南歐，故先發動攻俄，不獨俄之所不願，亦德之所不願。此則今年春季攻勢所以遲至六月中旬而猶寂然

之大因也。

第二、設想英美之登陸，先於德俄戰場上今春攻勢，則其情況如下：(甲)德之對俄，築成一道防綫為取守勢之計，傾其可移用之兵力以至西南歐或其他地點，則英美既有登陸之難，又須以德之全力為對手，此為英美之大不利。(乙)倘英美登陸之日，而俄自居於壁上觀，則英美所受打擊尤甚，盟國中自起猜疑，墮入戈培爾離間之陰謀，尤為反軸心方面之大不利。由以上第一、第二情況言之，東綫之單獨行動，為俄德兩方之不利，西南綫之單獨行動為英美之不利，此兩綫之所以必會歸為一也。

英美俄三國之所求，曰雙方行動之一致，即欲使敵人陷入兩面戰爭，甚至三面四面戰爭之局勢中，而無法自脫於此種戰網之外。五月中第三次美京羅邱會議後，曾派台維斯氏攜函至俄，外間紛紛揣測台氏攜函之內容，(甲)曰為邀請史氏會見，(乙)曰為第三國際解散，(丙)曰為蘇波爭執，(丁)曰為借用西伯利亞為轟炸機場。依吾人觀之，報紙上載有台氏函於史達林面前隨讀隨譯之語，又云史氏極表愉快之感。吾以為甲乙丙丁各事皆不在其列，而必為雙方交際歷久求而不得之事，即戰略上之同時夾攻德國是矣。何以言之，史氏與羅邱兩氏之所以遲遲會見，由於俄國所提出之第二戰場，迄今猶未實現，且俄日兩國至今未入於交戰狀態，倘雙方見面而各爭所求，以至於面紅耳赤，反不如不見而得保其和好面貌之為得。以云第三國際為俄二十年來之國策，其存其廢為俄國之事，英美決不為此事啓齒，以增全俄人民之不快。俄波疆界之爭之解決，必待戰事略見分曉之日，以艾登

之詞言之，此爲戰後之細節，非現時爭勝負之關鍵所在。至於借以西伯利亞戰場，自爲英美心中之希望，邱吉爾氏於其演說中亦既公開言之，然此爲亞洲對日之事，與俄不關痛癢，與其求之於方今日俄未開戰之日，不如求之於今後德國既敗之後。以上問題，雙方各有其所持之理由，有不易片言力決者，故羅氏函中之所涉及，決不爲以上四事，而爲一蘇俄與英美之所交利，且史氏企圖久待之事，此則惟有雙方同時攻德之一事而已。英美登陸，則蘇俄之擔負輕，蘇俄同時進功，則英美登陸尤有成功之望，此種函件，乃能使史氏爲之欣然色喜也。

二 德國對於新局勢之策略

德國爲最善於運思之國民，上次大戰中之每次大仗，皆爲一種新計劃，而非舊計劃之重演。今北非戰爭結束，第二戰場開闢迫於眉睫，德國參謀部處此形勢之下，必先有所抉擇：(一)德國兵力能同時應付東西兩方之敵乎？(二)其先擊潰俄之主力，再移師以西乎？(三)抑停止東方之進攻，改爲守勢，而以大部主力應付登陸之英美聯軍乎？此三策中，就德國目前之兵力言，第一策無實行之可能，以德平日可徵調之兵，爲九百萬至一千萬，現時蘇俄戰線上之德軍，依邱吉爾氏所報告，計爲一百九十師，是爲三百八十萬人，而德在東方之死亡數，爲四百萬，佔領地爲意大利之駐軍約爲百師，計二百萬人，雖謂其千萬人之可徵者，已盡數調用，無不可矣。德政府爲搜括剩餘之人力計，移本國之軍火，工人以用之於前方一也，停止不需要之業務(如咖啡館)之工人移爲軍火廠工人之用二也，再徵戰敗國之人民爲工人三也。據戈培爾氏六月五日之報告，此次全面動員之結果，參加生產登記者三百五十萬人，其能充當兵役者，有數十萬人，則德國人力，即盡其所有以敵俄，猶有不濟之虞，更何足以言應付東西兩敵乎？惟如此德國處今後兩方夾擊之局中，必爲一攻一守，或兩方同處守勢，其東攻而西守歟，西攻而東守歟，抑東西兩方之同爲守勢歟？此正世

人所拭目以俟者也。

英大使館情報六月七日倫敦電云：

德國電台上軍事解釋人狄武茂將軍暗示本年內德國在俄無大規模之軍事行動。惟倫敦方面不信狄將軍以真情告人。

狄將軍所以作此廣播，殆將導聯合國人民於錯誤的安全感覺，或其言專爲對德國人民而發。抑或狄將軍之言所以告人曰：德大軍行將西移，英美關於第二戰場之開闢，必受甚大犧牲，不如能休之爲得。

狄將軍言今年對俄仍不免有地方的作戰行動，消滅俄軍之突出地以修正德國陣綫。此種地方的作戰行動，如能成功，可以騰出德之戰略預備隊，移用於第二戰場以應付英美。

自他方面言，倘紅軍維持其現時陣地之兵力，除德人能修正陣綫外，殆難將兵力移至西方。

更自另一方面觀之，狄將軍之暗示，或者與德國最高統帥部之計劃相符合。誠如狄氏所言，可以證明以下三事：(甲)俄國冬季攻勢，大削弱德軍攻擊力，(乙)聯合軍之北非勝利，更使第二戰場易於實現，(丙)英空軍之轟炸魯爾區，使德國軍火生產爲之減少，不足以彌補大攻勢之消費額。自此三點觀之，可見聯合國之戰略處處有相關聯之妙用。

英國人對於狄將軍之言，爲之下種種解釋，抱一種疑信參半之態度。吾人以爲有一事焉，初不在狄氏言論範圍之內，而確爲世所共見共聞者，即去年德國之春季攻勢發動於四月，而今年則已屆六月下旬猶寂然如故也。德國軍部豈不欲於冰融雪解之後，毀滅俄國主力若干，然後移師以攻登陸之英美聯軍，其奈據既往兩年之經驗，對俄一戰之經過，絕無勝算可操，倘兩國交綏之際，而英美遽於西南歐登陸，既無大兵可調，而西方腹地爲敵所乘，雖勞師遠攻於外，而本國根據反有傾覆之虞，則不如及早退取守勢之爲得計矣。此則德軍統帥部所以拋棄四五兩月之光陰，而坐待第二戰場之揭曉也。依吾人觀

之，秋將軍今年內俄無大戰事之言，已有事實爲之證明，而無須枉費疑猜者矣。

或曰：德軍事傳統，向主攻勢，今子言德於東西兩方將一守一攻，或兩方同守，豈非與德國平日所習者相反乎？吾應之曰：德人非小樂於東西兩方同時進攻，然人力缺少之日，除多選要塞，憑之以爲攻勢之用外，別無他法。法國所以費鉅萬之數，以造馬其諾防綫者，豈不在此乎？今德人視全歐爲要塞，名之曰歐羅巴堡壘，即歐洲之東南西北，無處不以要塞爲阻制敵人登陸之計，遇有敵人登陸之際，務使其犧牲甚大之兵額，彼將以死亡過多爲慮，或停止進攻而與德言和，則德國雖屈居人下，而國權損失，或尙不至過大，此其所以採取守勢之勝算之所在也。

抑時屆六月，德人猶觀望不動，已大足爲德在東綫上但有地方的行動之明證，德人但願俄人一日不大攻，則彼亦以略與周旋之態度報之，以俄人之無意於再受大損失，德人知之熟矣。萬一俄人來攻，則德以相應之人數應之，留下餘力爲應付登陸之師，其所以左右望而不敢下注者，正以兵數太少，除兩方分配足資防禦之外，無他道矣。此固不得謂爲德人勝利之道，惟其求所以生存於今後者，獨有此一途而已。

三 英美之空海陸並進與炸開侵襲之路

德軍部之方略，既如上所推測矣。英美之所以開闢第二戰場者何如？據十四日路透社華盛頓電云：

盟國進攻歐陸計劃，共有三項：（一）立即在多數地點大規模登陸，與紅軍之大攻勢相配合。（二）延遲進攻，直至希特勒已發動對莫斯科，列寧格勒特或高加索新攻擊之日。（三）在巴爾幹或挪威北部，建立初步陣地，而繼續空中攻勢，以圖主要目的地之減弱。此間愈信無論最後採取何項途徑，盟方最短期內必將藉空軍及海上之猛烈掩護，進攻西西里及地中海中之敵方其他前哨。美京權威方面聲

稱，此間並不以爲進攻若干孤立島嶼如班泰雷利亞之成功，即爲戰事僅賴空軍可以獲勝之證據。班島一若突尼西亞之役，僅再度證明可付較低代價以獲得陸上之勝利而已。

此項電文所指陳之三策，其第二項所謂待至希氏下次發動攻俄之日，盟軍再開始動作云云，依上文所述，德俄兩方目前所有事，僅爲地方的小衝突，決無大規模攻勢可言，此種我等人先，人等我先之雙方相候，其毫無結果，可斷言焉。以云英美立即在多數地點舉行大規模登陸，依吾人觀之，今尙非其時，以地中海上尙未肅清敵也。除此二者外，第三策殆庶幾近之。（甲）先佔領地中海上之各島嶼，（乙）空軍與海軍每日對敵國內或登陸地加以強烈攻擊，（丙）登陸之舉，待至敵人在某地上抵抗力喪失之日。此三者稍有識者所共見及者也。然登陸之舉自爲難事，希氏所不敢行之於英者，在英美自亦視爲畏途。歐洲沿海岸，德人均已建築要塞，處處變成陷阱，除大量犧牲人命外絕無其他通過之法。而德方復以登陸之不易傳達於英美，殆欲使英美知其難而罷手也。

瑞京琪頓尼格柏林特派員曾評論反軸心軍在歐洲登陸作戰之不可能。其言曰：「反軸心之登陸作戰程序，大致以五萬人爲一組，分乘多數驅逐艦護衛之運輸船，以向目的地進發，而在此時，首領戰艦及巡洋艦一齊向海岸地帶砲擊，空軍向德軍防線轟炸，其後則反軸心陸續分百二十人爲一組，乘陸艇上陸，並再運小型戰車登陸，但德潛水艇亦必能於此際襲擊反軸心軍之艦隊及運輸船，至少可使其半數沉於海底。此外德戰艦轟炸機隊亦參加作戰，可予反軸心軍以重創，是以反軸心軍於登陸後若擬確保陣地，則須自百公里至百五十公里之正面使用五萬兵力，據德軍觀察稱：反軸心軍於多維爾海峽若能以全兵力二成三分登陸，即可謂爲大成功，惟在彼輩未能進抵德軍要塞線之前，即遭德軍之猛攻反擊，今假定其第三批登陸部隊爲十五萬人，內六萬五千被殲於水岸，三萬戰場失蹤，所殘存之五萬五千即或能進展約達二十八里，亦當不值德軍之一擊，

且反軸心軍雖企圖再大舉登陸，而兵員運輸之船舶問題，則亦不易解決也。」

雖然德所視為難者，英人則告以此事自有解決之法，解決之法維何，則非洲勝利之經驗是也。

十四日合衆社電云：關於自東歐西北歐衝進歐陸之能力之最後一點疑慮，已因地中海上空軍之勝利而掃清矣。如此云云，非謂盟國將即日自法國，荷蘭，挪威發動，但其中確包含一義，即盟國深信其空軍能在納粹沿海岸防綫中炸出一條道路，如未耜之犁田然，以達於第三帝國之心臟。

地中海空軍勝利之成就，僅賴一個第二等空軍力，即以英國為基地之空軍之三分之一。非洲統帥部之所以建此功績，賴有轟炸機七千架至八千架，東歐洲空軍力之大小，自為一種軍事秘密，惟英空軍與美空軍襲德之數目，已宣佈於外，自此項所宣佈者言之，則盟國於最近將來中甚易集合一萬架至二萬架之飛機。

為打開一條侵襲道路計，為第二次渡過英倫海峽計，每一轟炸機在開始侵入階段中，每二十四小時內可來回三次或四次，其所攜炸彈之數，視遠襲德國之飛機，可增一倍，最近英國重轟炸機襲擊魯爾區者，攜炸彈共二千噸，其在渡過海峽，每二十四小時，可攜一萬六千噸，即視魯爾之襲擊尚多八倍，美國之空中堡壘，其載重之數亦與此同。此外倘再補之以中型轟炸機，盟軍對於加蘭海岸，每二十四小時內，可投彈二萬五千噸，即高炸彈燒夷彈五千萬磅。盟軍何為乎有此鉅大轟炸力，試之於北非而大效，則德方防綫雖軍深入而已。惟盟軍有此轟炸力，試之於北非而大效，則德方防綫雖，而盟軍已有所以制之之法矣。惟其然也，盟軍殆將於多數地點登陸，使德國備多力分，其心中所注重而又以全力赴之者，或不外乎一二點，即由此以攻入德之心臟者也。

其與紅軍之配合將如何乎？應之曰，在懷疑者視之，以為蘇俄之請求，以逐出德軍於俄境之外為止，不必與英美同甘苦迄於勝利之

日，竊以為自紅軍驅德出境之策略言之，亦以與英美聯軍登陸同時並進為得策。何也，英美自西南進攻，德軍為抵抗計，分兵以禦之，則東綫之德軍，因而減少，就英美言之，倘紅軍同於此時進攻，德人不能不留大部主力於東方，而所以制英美之兵力因而減少，此正蘇俄與英美交利之事也。反是者，倘英美登陸，而蘇俄袖手於東，萬一英美大挫之際，德人又回師而東，俄其何以禦之，俄經一九四一年夏日之懲創，痛定思痛，而懷有滅此朝食之心必矣。十五日倫敦路透電云：「今夜列寧格勒方面廣播，作下列諾言，盟國進攻歐陸時，蘇軍亦發動攻勢，盟軍自西方攻擊納粹德國之際，蘇軍同時自東方予以猛烈打擊，此事無可置疑，兩軍將會合成一大股力量，為法西主義者敲喪鐘。」此項諾言，殆即史達林氏覆函，由台維斯攜歸以報告羅斯福之內容也。或曰所謂同時究作何解？倘兩方面動作有兩三月或半年之差，則不得謂為嚴格之同時，吾以為此二字不能作為鐘表上時刻之同時解，而為英美登陸形勢之安排就緒，蓋謂英美誠在西方登陸，則俄方在東方決不袖手旁觀也。英美誠令百萬大兵在北歐西歐南歐登陸，又得紅軍以窺伺於東，吾知德軍惟有憑要塞以資守禦，而決無如昔日之閃電戰之反攻，可斷言焉。

結論

竊以為德國之馳譽於世者，每曰其軍事計劃之準備嚴密，施行徹底，上至軍官，下至兵卒，無一不忠於職守，此世所公認者也。然德軍部所注視者，每為雙方可見之兵力，曰彼方兵力多少，我方所以攻之者何如，雖其在己者已無絲毫人力之不盡，然其執行之際，一有差忒，則全盤計劃付諸流水矣。上次大戰於瑪恩河一役之後，絕無挽回之法，又處英國經濟封鎖之下，以致資源缺乏，糧食匱乏，人民饑寒交迫，卒致一敗塗地，此無他，參謀部但以可見之兵力為計算之根據，以云其他不可知之因素，則非彼之力所能控制者矣。此次大戰中，其對波對法之勝算，可謂如願以償，然英帝國於法降以後，不肯與德言和，此德人預料所不及者一也。俄國主力之擊潰，德初以為數月可了

者，不圖情報錯誤，戰爭已逾兩載，而俄之堅強一如昔日，此為德人預料所不及者二也。德忌美之援英，早訂三國公約為解毒之劑，然因日本之對美宣戰，而英美成爲同盟國，兩國軍火產量大增，德人難與之並駕而馳，此德人預料所不及者三也。今戰事雖未達於終局，然即此三項已足推翻德國軍事家之一切廟算而有餘矣。德人之作戰，每以先立計劃預爲之地，有時因合於籌算而勝，如一八七〇年之戰，有時因誤於籌算而敗，如第一次之世界大戰。其爲英國者，向不立計劃，每於戰後乃始擴張軍隊，增加軍火，拉攏可以爲友之國，而常能應付裕如，以達勝利之目的，雖一戰之經過，不能事事盡如人意，如上次大戰中俄國之敗，此次大戰中法國之敗，皆爲算計錯誤之顯例，然就每次戰事之全局言之，英人未嘗以無如德之參謀計劃而大敗不可收拾也，英國之所以能若此，亦由於其島國之地位，海水環之，敵難飛渡，因而英人雖在一二次小挫後，猶能從容準備以爲反攻之計，其立於局外之國如美者，又以英人善於縱橫捭闔之故，甘爲之援助，此又英人雖不注重於參謀計劃，而自有其轉敗爲勝之妙算也。一國之軍事，究以有計劃如德爲是乎？抑以無計劃如英爲是乎？竊以爲所謂計劃，乃就國內人力物力預爲安排之謂，誠有科學知識與技能之普及，誠有大工業大工廠之林立，誠有餘時餘地爲迴旋之計，雖平日無精密之參謀計劃，而所以構成其軍力之主要因素，因已具備，則戰前雖無計劃，而猶能於戰後爲彌補之計也。況若戰爭延長若干年以上，所遭之敵國，日增月益，不獨戰前之計劃難於適用，即就戰後言之，亦惟有因時立策，以資應付。德人雖好先立計劃，然德因對俄作戰之失敗，而原定計劃爲之一變矣。繼而美國參戰，運歐之軍火，由大西洋彼岸源源而來，乃擴大潛艇戰爭，謀軍火增產之設備，此爲原定計劃

之又一變矣。名爲平日有計劃，而計劃在日變之中，則有計劃亦等於無計劃，經此戰爭之後，自一八七〇年以來世界蓋羨之參謀計劃，殆必有恍然大悟其非而認爲不可恃者矣。此次之大戰，始焉以中歐北歐西歐爲戰場者，約一年之久，繼則由西歐而至於南歐東歐，又以意大利參戰之故，戰事延及地中海之南，其間意大利雖一時得意，卒爲英軍所敗，而盡失其北非屬地。惟一九四二年六月之際，隆美爾將軍猖狂一時，幾奪取埃及之亞力山大港，且駭駭有與日本攜手近東之勢。幸焉自太平洋戰爭勃發以後，英美成爲盟軍，軍火也，飛機也，美人無不傾其所有以爲歐非兩洲戰事後盾。自去年冬日美軍在北非登陸，於是英軍自東而西，美軍自西而東，以夾擊北非之德義，迄於今而軸心之北非勢力，蕩然無存矣。今戰局重心，又由北非而返諸歐洲，英美兩方均爲注重海權之國，其作戰也，向由外圍而達中心，所以先取班島蘭島與其所以轟炸西島撒島者，皆此種由外圍而內之戰略有以致之。今後繼之以起者，爲敵國內地之轟炸，爲登陸路線之選擇，此豈獨德意參謀本部之所未嘗夢見，即在英美亦爲苦戰以後學習而得之教訓，亦即其因時因地因應制宜之計，非所謂預定計劃也。今日爲武器日新月異之時代，自一九三九迄於一九四〇年，波蘭與比法之戰，德國利用其他國所無之降落傘與大量坦克車，攻敵人之不備，今則英美憑其飛機產量之多，將挾一萬架飛機，每二十四小時投彈二萬五千噸，以攻德之不備，其爲德人驚訝而不知所措又意中事矣。然則處此新武器層出不窮與賴有大量之資源人力爲大迴旋之時代，德國即有第一等軍事家，亦無法再建其轉敗爲勝之計劃，可以斷言者矣。

三二，六，十八日。

由西西里海峽望軸心崩潰

龔德柏

我在本雜誌第七期曾有一文，論及士氣在戰爭中的重要性，因見軸心士氣已非常衰落，曾豫言盟軍所到之處，軸心軍有隨即投降之可

能。不料我這種豫言，尙不免有多少失出之憾。因爲事實證明：不但盟軍所到之處，軸心軍投降；即盟軍尙未到之處，軸心軍已有投降

的。這事實就是西西里海峽中三個重要島嶼之無抵抗投降！

這三個島嶼，一個是班泰雷利亞，係六月十一日上午九時四十分投降的；一個是拉姆培杜薩，係十二日下午六時投降的；最後一個是里諾薩，係拉島投降後九十分鐘投降的。在三十四個鐘頭內，西西里海峽的三重鐵門，自己向盟國開放，並使之轉變為盟國的鐵門，用以阻礙意大利海軍的行動；兼為其進攻前哨，以錘擊軸心，而制其死命。這不是士氣降到冰點以下，已成土崩瓦解之勢，是不會發生的現象！

海中的島嶼，在太平無事之時，世人比她為沙漠中的水井。她可供來往船舶的煤水，有了她航海得到很多的便利。而到戰時，島嶼的價值，更為重要，有時在重要地點的一個小島，勝於百萬雄兵，她的得失，可以決定全盤戰爭的勝敗。譬如太平洋中的中途島，在十年前還是一個無人小島。自日本挑起九一八事變，咄咄逼人，美國始注意該島的價值，而把她闢為海空軍根據地。假使在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日本就能佔領該島，去年六月初的慘敗，就不致有，重大的損失可以避免了。該島西南的威克島，也同為美國最近開闢的海空軍根據地。倘若日本不於開戰時佔領該島，我相信日本早已被美國空軍炸得一塌糊塗。再進一步說：假使日本於開戰時，乘珍珠港偷襲的機會，冒險一點，把夏威夷羣島佔領，我相信日本雖不能獲得最後勝利，至少可多支持三年，或者獲得對等之講和，亦未可知。

再就歐洲方面說：地中海中央的馬爾他島，可說是意大利右手邊的一把尖刀，他隨時可以砍斷意大利的右手，而直刺其心臟。因為這樣重要，所以英國不惜犧牲一切，來保守該島。當北非戰爭逆轉時，英軍退到埃及，馬爾他島完全孤立。那時候，地中海東南西南面都無法通行。但英國為供給馬爾他島駐軍的糧食軍火，不惜以大隊軍艦護航，並派英國最缺乏的航空母艦隨行。中途過軸心海空軍的攻擊，往往十損七八，等行到馬爾他島，只剩少許艦船。而英國對於這種供應，還是依時送到。而在軸心方面，一年則空襲馬爾他島二千餘次，

餉以若干萬噸炸彈。我們由中途島威克島之得失與馬爾他島之爭奪，可以充分證明一個小島關係全盤戰爭的重要性！

班泰雷利亞島，意大利比她為馬爾他島，其面積雖只馬爾他島的一半，為三十平方英里，但防禦工程，則費時七年，可比馬爾他島或且過之。而其關係意大利的運命，還較馬爾他島關係英國運命為大。因為英國失了馬爾他島，於英倫三島毫無關係，不過影響地中海的戰略而已。而意大利失了班泰雷利亞島，馬上威脅意大利長靴半島的安全，而成為祖國存亡的重大問題了！但這樣關係重大的班泰雷利亞島，僅受短期間空襲；於盟軍登陸後二十二分鐘，意軍一萬五千人即全部投降。這真不愧為閃電式的投降，超過三年前德國閃電式的勝利多多了！

班泰雷利亞島，位於西西里海峽中間，東北距西西里島六十三英里，西距崩角四十五英里。島上除防禦工事外，並有現代進攻設備，如飛機場，海軍根據地等。有她在意大利手中，盟國海軍與運糧船，要通過西西里海峽，須冒重大危險。若軸心空軍有力，則絕對通不過。北非肅清後，雖宣傳盟國地中海航路已通，其實並不那樣簡單，英國地中海艦隊司令肯寧漢上將說：「地中海雖可航行，但不免有損失」，就是說明此中真相。但班島投降後，地中海航路的安全，比較從前已大有進步。其關係盟國整個戰爭殊為重大！

拉姆培杜薩島，位於班島的東南，北距西西里島百五十英里，西距突尼斯八十英里。島上也有飛機場與潛艇水雷艇根據地。雖位置稍偏，不若班泰雷利亞之正扼西西里海峽咽喉；但在盟國軍事行動上，仍不失為一重大妨礙。所以該島之投降，也為盟國重大勝利。

里諾薩島位於拉島東北三十英里，北距西西里島只百二十英里，其投降亦有重大關係。

這三個島在西西里海峽中，以中國古語說：可比「九泥封函谷」之九泥，現在這個九泥，已掃除淨盡，函谷關可以任漢兵自由通行了！地中海航路真正全通了！盟國今後對於中東、印度的軍運，可以

得到非常便利。尤其於盟國在巴爾幹開闢第二戰場，更有絕對重要性。因爲不經過地中海運輸，在巴爾幹開闢第二戰場爲不可能。現在這一航路開通，巴爾幹第二戰場可能了！

至於軸心方面，因該三島的投降，其打擊是致命的。第一盟國今後進攻西西里島，不但途中已無阻礙，而且更接近了！因爲該三島的軍事設備，盟國可以利用。這種一正一負的作用，是如何的重大。

其次意大利海軍，已被分而爲二，受到致命的打擊。元來意大利是有相當海軍力的，她的海軍分駐在意大利長靴半島的東西兩面海上，而主力則在東面海上。從前經過西西里海峽，可以東西連絡。現西西里海峽已爲盟國空軍所扼，意海軍要通過，雖非不可能，至少是非常困難了。此外只有通過西西里島與意大利長靴半島之間的墨西拿海峽。但這海峽太狹，白日通過，時時有被盟國海軍轟炸之危險；晚間通過，亦不能藉燈臺之助，不免有相當危險。所以意海軍之活動，必大爲減低。海軍作戰，須集中全部力量，若被分爲二，就有被各個擊破之危險。而意海軍則陷於這種不利狀態。將來盟軍若在意國西部登陸，意國大部海軍不能出而妨害。若全部先集中在西面海上，而盟軍在東部上陸，又不能妨害。況集中西面海上後，該方面軍形勢，不及東面優良，有全部被盟國海軍殲滅之危險。所以西西里海峽之喪失，在意海軍爲致命的打擊！

班泰雷利亞等三島，既是關係重要，凡屬意大利人，當然是人人知道的。既是人人知道，應該竭力抵抗到最後一個人，是不待說的。西西里島則不加抵抗而使盟軍上陸，並於盟軍上陸二十二分鐘後投降，而拉里兩島則未待盟軍登陸，即自動揭出白旗而投降。這除士氣低落與冰點以外，還有政治上之理由！

元來意大利國民，對這次戰爭，本來不熱心，所以意軍到處無不投降，至少是撤退。戰爭三年間，絕對未聽說意軍痛痛快快健鬥一場。目前軸心最後勝利的希望已完全消滅，意大利人亦當非常明白。今後多打一仗，只有增加意人一日之痛苦；而意大利國家，亦必與德

國同歸於盡。所以意大利人最好的方法，是不戰而降，不但可使本人免於犧牲，並且可以解除意國人民之痛苦。這種方法雖不爲德國與墨索里尼所喜，而他們卻是不能顧慮的了！

意大利軍隊既是喪失關志，而又認爲投降是最善的政策，而在德軍方面，恐亦大致相同。德國人民最初本也不歡迎戰爭；但在中途，爲希特勒的勝利所眩惑，一時相當興奮。惟自侵蘇失敗後，德國人民也發現最後勝利希望已完全喪失。今後多支持一日戰爭，徒增加人民一日之痛苦，所以他們也希望早日結束戰爭，而發現投降爲最善之政策。觀史達林格勒與突尼西亞之全部投降，我們已發現德意軍隊之喪失關志，幾無區別可言。所以今後即令德軍代意軍防守西西里島撤丁島或意大利長靴半島，其不能堅苦作戰，與意軍不至有不同的地方，是可以豫知的。

由班泰雷利亞等三島之情形看：今後盟軍在意大利任何地方登陸，在未登陸之前，一紙勸降文告，或者不會即刻生效。但一經登陸，守軍即不即刻投降，也不會有激烈的戰鬥。而在登陸時，也不會付重大的犧牲。所以我相信盟軍可以一帆風順，征服意大利全國！

意大利作戰雖不濟事，但究竟還是德國附庸國中的大哥，她被完全征服，或者不待完全征服，而先投降，影響所及，其他較小的附庸國，也有望風崩潰的可能。本來戰爭是一種氣勢，一方氣竭勢衰，就是土崩瓦解。中國古代稱之爲「破竹之勢」，數節之後，迎刃而解。這種情形，古今中外是同樣的。上次戰爭，是保加利亞先降；次土爾其；次奧匈帝國；最後德國也迅速投降了！所以這次戰爭，只要同盟軍先決心征服意大利，意大利投降，即成破竹之勢，德國也只有投降，要想決鬥到最後，恐不可能！

所以我始終認爲歐洲戰場，很有意外迅速解決的可能；而世人所豫期的逐步摧毀歐洲堡壘力戰到柏林的苦戰，大概不至發生吧！

六月十五日稿

納粹的宣傳戰略

薛正斗

「宣傳」，在英文名之為「Propaganda」杜布(Leonard W. Doob)在其所著「宣傳之心理與技術」一書中，謂宣傳為一種社會的現象，足見其發生甚早；但被廣泛的採用，而在政治上發生相當作用的，乃是最近幾十年的事。

共產黨在政治上利用宣傳的地方很多，德國自上次歐洲大戰以後，也在宣傳上用功夫，德國設有宣傳部，以有名的戈培爾為部長，是盡人皆知的。其他各國都相當重視宣傳，認為是推行對內或對外交策所不可少的工具之一。

在戰時，宣傳其重要，因為從事戰爭的國家，要根據她戰時的國策，擴布戰爭的意識，激起作戰的情緒，使被宣傳者，發生積極的參戰行為。同時在國內要造成一種濃厚的戰時空氣；消極的使妥協、求和、失敗主義者的論調被說服，進而阻止一切危害國家作戰的行動與傾向。

就國際宣傳而論，對於戰爭的關係，亦不容忽視，國際間的同情與援助，要靠宣傳去獲得，從精神上打擊敵人，最有效的方法也是宣傳。所以在上次歐洲大戰中，各交戰國除了普遍地採用間諜和反間諜的方法以外，更發見了一種新的進攻方法，就是宣傳和造謠。德國在下次歐洲大戰的時候，就在宣傳上有很大的成就。這裏有個故事，可以說明兩點，一是宣傳的作用是如何之偉大，二是德國的宣傳技術是如何的巧妙。一九一七年十月初，德奧同盟軍的情報處，得悉義大利北部吐林城居民暴動，軍警彈壓的結果，平民死了好幾個。於是德國的宣傳機關，就根據這個事實，做宣傳工作，它印刷一份假的義大利報紙，把死傷人的姓名都用大字登出，並有幾篇示同情於死者的評論。

這些報印好了之後，就用飛機運往義軍前線去散發。義兵拾閱後，以為是本國的報紙，知道後方有暴動情事，軍心不免為之動搖，德奧聯軍乃乘機大舉進攻，義軍多不戰而退，損失達五十萬人之多。

最近蘇波的絕交，也可以說明德國宣傳技術的詭譎。

由此，可以知道宣傳作用的重大。所以羅望(Rowan)在其「戰爭與間諜」書中說：「一種科學的宣傳方法，有時可以不費一彈，瓦解敵人整個的艦隊，解除敵軍整師的武裝。……不僅如此，武裝隊伍的活動，只限於敵軍的前線，間諜活動也只限於敵軍的後方，惟有宣傳活動，卻能普遍於各交戰國中立國，普遍於全世界。」同時德國能巧於運用，亦是不可小看的。

說打仗，兵家有句老話：「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宣傳現在也可以交綏，「宣傳戰」一名詞早就在報章雜誌上出現了。我們同盟國與軸心國作戰，對於敵情應該儘量的加以研究，這裏想把德國在宣傳上所用的策略介紹一下。

先說戰前，德國在這次戰爭之前，宣傳的策略，相當簡單。主要的方法，是用籠絡與收買的辦法，博得一班重要記者和政論家的歡心，獲得他們的親善與合作。此外所用的策略，則見之於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小巴黎人報」所載：「德國在南北美洲宣傳活動之通令」的摘要一文，後該文經一九三四年德爾(Robert Dell)所著「德國之真相」(Germany Unmasked)一書用為附錄，其要點為：「擬與非德國的新聞社之僱員，建立非正式的關係，使彼輩可獲得特殊的利益。吾人自彼輩可取得有價值的情報。例若準備次日發表之新聞，若德國新聞社能先知其內容，就可迅速的予以抵制。」

『在某種情況之下，就是免費贈閱社稿並給予祕密津貼，也是值得的。這種社稿裏，德國的評論，意見的表示和新聞的報道都用得很少，但主要的是這些外國的報評與聲言，因其不至為讀者所懷疑。』

『本部方面，應設法使敵對的新聞社常有隨時可以編發的「資料」與「新聞」，而這種資料的選擇，應使其可用令人信服的證據，輕易的予以否認或駁倒。其目的在使一班人對哈瓦斯路透合衆一類新聞社的記者的信賴，發生懷疑；並用有力的外國報紙，擾亂他們之間的關係。』

在戰時的策略，德國如何辦法呢？德國在戰事爆發以後，覺得有用巧妙的通訊社制度例若偽裝為「中立的」的辦法改進與完成上述戰略的必要。所以最慣用的詭計，就是利用那些總社在德國境外的通訊社。這些通訊社或由德人照原名予以收買，或另更為非德國式的名字。例若：Skandinaviska Telegram Bureau 簡稱爲 S.T.B. Radio Mundial, Norsk, Presse Telegram, Informacio 等等，——這些社，外表看起來，與德國無關，但實際上是由德國供給資本，供給宣傳資料。這些社關於這種資料的獲得，是經過戈培爾宣傳部新聞科所屬的一個機關，叫做歐羅巴社(Europa Press)，或是通過海通社(Tansocean) (歐羅巴社的創立者)，這個海通社主要的是受德國新聞社的委託，在國外工作。茲分述如次：

海通社——美國國會為調查外人活動所組織的戴斯委員會(Dies Committee)，公佈了不少關於海通社與德國間諜機關的關係，及德國在美洲的宣傳活動。海通社的總社在柏林，分社遍於全世界，它在遠東方面有一個總社，設於上海。香港、南京、天津都有分社。南京的海通社，初遷漢口，後又遷重慶，遷渝時，漢口亦留有人員。(現渝社已不存在)及至希特勒當政時，海通社還是和其他合法的通訊社如美聯、合衆、國際等社的任務一樣。希特勒當政後，他就把海通社改組為國外的宣傳和間諜機關。戴斯委員會指出海通社的賬目，謂自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至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五日該社債務超過資產額達一

二八、二五一元，其收入在訂閱稿費方面，只有七千七百零五元，其餘收入，都是由德國大使館和德國領事館簽字發給的。阿根廷國會為調查反阿活動所設之他波達委員會(Taborda Committee)，證實海通社自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至一九四一年七月三十一日，自柏林收到之款達八一四、九五五·一八元，於本地收入僅為二六、九九六·六五元。

自這些事實公佈之後，美國政府就自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六日起禁止海通社在美國活動，其後有幾個拉丁美洲的國家，亦採取同樣的措施。足見海通社再無法隱瞞，不過是一個德國的代理人而已。

斯堪的納維亞電訊社(S. N. R.)——這個電訊社很巧妙的偽裝為一個中立國的新聞社。其發佈新聞的來源及其日常論調的指揮者，就是德國的宣傳部及柏林的海通社和在佛蘭格孚(Frankfurt)的歐羅巴社(Europa Press)，斯社在國外各地的分社，也是新聞資料供給者之一。斯社之所以能免費供給瑞典芬蘭報紙消息，也是因為柏林供給它的經濟。斯社在斯達哥和姆(Stockholm)的社長，是費希爾(Per Jacob Fischer)，哥本哈(Copenhagen)的斯社，是受曾任德國軍官的基爾布特(H. E. Gilbert)少校的控制。於一九四〇年四月九日，基氏曾身服德國軍裝歡迎德軍進入哥本哈京。自德軍進駐丹麥後，斯社在丹麥獨享發佈消息的特權。現則要求丹麥報紙增加其訂閱費。在芬蘭，斯社代表海通社和歐羅巴社。荷蘭自被德軍佔領後，斯社仍能繼續其活動，並可繁榮其業務，但其他外國通訊社，則均遭封閉。

當英德戰爭正緊張的時候，斯社利用若干北歐報紙，發佈關於英國情況的消息，作極端惡意的宣傳。雖然斯社在倫敦並無訪員，可是每則新聞都書明是某日倫敦電。

蒙的爾無線電(Radio Mundial)——蒙的爾無線電公司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四日成立，其成立之主要原因，係為海通社在美國及若干拉丁美洲國家已被取締，故另設此以代之，但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德國的外交部長里賓特羅甫欲以此種組織與宣傳部長戈培爾在歐洲的通訊

社相競爭。

爲便於蒙的爾無線電公司在巴西有所活動，所以派了大批外人去做各科首長。但經濟科長則爲德人，其名曰梭滋 (Lentz)，很明顯的此人是里賓特羅甫所僱用去領導這個公司的。

該公司有分處在歐洲十三個國家的首都，該公司曾要求加入葡萄牙新聞記者公會，但被拒絕，被拒絕的理由是因爲它與德國的關係太明顯。

一九四一年夏季梭滋到了斯達哥和姆，經人函介與同情納粹的某記者相見。由於這位記者的建議，聘了一位替德國說話的人任蒙的爾無線電公司斯達哥和姆分處的負責人兼新聞科長。瑞典各報所組織的通訊社 Tidningsnas Telegrambyrå 拒絕蒙的爾公司加入，並禁止其運入 A. F. G. 無線電發報機。其後該公司僱用年輕婦女監視瑞典輿論并向其報告，特別是注意瑞典軍官的「業務關係」。

總之掩飾蒙的爾公司，使人不知其爲德國的宣傳代理人的企圖，可算是完全失敗，於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五日該公司被一明令宣佈破產於里斯本。

哈瓦斯——法方爲表示與德國合作起見，已將哈瓦斯公司的董事會，讓德人加入。但維琪當局又發表些矛盾的聲明，例若說改組後的董事會，只能處理哈瓦斯的宣傳事宜，或新設之情報事宜。

過去哈瓦斯在美洲以及在遠東的新聞組織，現在是名目上改屬於哈瓦斯——世界電通社，該社是以同情納粹的馬里昂 (Paul Marion) 亦即維琪政府之宣傳主持者爲社長。

哈瓦斯社曾特派人員赴拉丁美洲，欲恢復舊有的關係並尋求新的市場，在智利的聖地亞哥 (Santiago) 建立一個法國情報機關，僞飾爲海通社的通信脈絡。阿根廷爲調查外人活動的一個他波達 (Tudorca) 委員會，證實哈瓦斯世界電通社是在阿根廷京城，布宜諾斯阿利斯 (Buenos Aires) 祕密供給消息的一個組織。過去德國公使館在巴拿馬所分發的宣傳材料是由巴黎的 Agencia Iberoamericana 用義大利的

拉丁航空公司飛機，運到阿京，再自阿京運往西海岸一帶，直至一九四二年該航線被巴西停止爲止。

F. F. E.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六日據公佈馬德里所有國內國外的宣傳，統歸長槍會 (Falangist Movement) 的祕書路易斯得阿里斯 (General Jose Luis de Arrese) 將軍所指揮。方法是使西班牙 F. F. E. 通訊社的國際新聞材料，統由德國新聞社及斯坦法諾 (Stefani) 供給。長槍會在拉丁美洲非常活躍，他們與軸心國家的新聞記者及當地的納粹組織勾結起來，出版大批的刊物。他們自己也承認在拉丁美洲並曾出版大量的「政治與科學」書籍，足見其活動範圍之廣。

此外德國在西班牙於一九四一年之八月，曾設立一個想收巴西電報的電臺，在葡萄牙則有一個短波的發報機，德國宣傳的佈置，可算相當周密。

「中立」的報紙

戈培爾曾企圖收買中立國家的報紙，用它替德國宣傳，如此德國的官方通訊社，就可以引證它的話，擴大宣傳。戈培爾認爲收買報紙是最經濟最有效的辦法。

在德國控制下的報紙，如南斯拉夫京城的 Vreme 報，匈牙利京城的 Peter Lloyd 報和 Magyarsag 報，都是被德國收買了的。拉丁美洲德國所控制下的報紙亦有數種。

瑞典京城的某報已由德方收買，由 Torsten Krenger 主持，新的納粹 Dagsposten 日報，亦有其股份。德國在不能購買某報大多數的股票時，他就用別的方法，例如由德國新聞社免費贈送社稿。某報如果接受德國這種辦法，而其地並無德國新聞社的分社，則德國派技術人員攜帶工具和一兩個青年編輯去設立一個無線電收報處，日夜供給該報以德國的新聞，有時把它翻譯好，一送去就可以登載。這種編輯人員是奉命去使所在地報紙編輯人員，接受德國的宣傳方法。這種方法不僅在歐洲採用，近東遠東都亦採用，特別是在拉丁美洲這種方法最通行。

在有德僑的國家，如果不能或是經濟上也不許可設立德國新聞社收報處的話，則用海通社廣播代替。在拉丁美洲海通社能夠使若干拉丁美洲的報紙得到很多歐洲的新聞。

在其他國家另一種取得控制報紙的方法，是使日耳曼少數民族納粹化，並管制其出版物，例如在美國的德種人組織於德美同盟之內，以卍字旗為其象徵，出版德文報紙。

對領地刊物與無線電的掠奪

德國在所佔領的國家，對於出版物與無線電都有嚴格的統制。一部份是用以對佔領國內的居民，作宣傳的工具，一部份是用以接受德國的宣傳，以減少德國的色彩，例如自法國或和蘭用無線電廣播或在普拉格或哥本哈京用報紙從事宣傳，藉以避免外界的注意。

偽造

中國人的保守精神與剝削精神

范任

中國人對事的態度，最惹人注意的是他的保守精神。中國的傳統——傳統的觀念，傳統的生活方式，傳統的工作方法，——是如此繁多而嚴密，而全社會又這樣普遍地接受着，遵守着，以至於凡是考察中國民族性的人，不論中外人士，都一致以保守精神為中國人的基本特性之一；保守精神與剝削精神是直接相反的，因此彷彿中國人根本就沒有剝削精神。聞或有人替中國人辨護，舉出古代的許多偉大的發明，如絲綢，指南針，紙，印刷術，火藥等等作例證，但是這些例證不過說我們的祖先中曾有人有過剝削精神，而偏見過深或含有惡意的外國人如勒任得(Dr. Legendre)之流連這些例證都否認了。

事實上，一個民族如果自身產生了優越的文化，則該民族自必有其偉大的剝削精神；如果這文化沒有死去而還在發榮滋長，則該民族

假的引證——紐約的三個通訊社 Transocean, Contelunion, 及 Schenker's, 常川的向柏林發假的新聞電，說是譯自美國的雜誌，以描述倫敦的情況。德國控制下的各地通訊社，得到海通社的電報，就公諸報端，並妄稱是倫敦某日電。

此外德國慣用的方法，有以下數種：

(一) 自由製造引證，詭稱為同盟國或中立國通訊社的消息；
(二) 漏去「不」字，例如說德機轟炸倫敦，損失「不」甚重，彼將此「不」字漏掉。

(三) 捏造假通訊社的新聞。

(四) 發表動人的新聞，而不述明其來源，例若在廣播最後說一句「所有這些消息都是從斯達哥和姆來的」。總之，極盡欺騙之能事。

的剝削精神一定還繼續存在而沒有消滅。而且，一個民族的性格是異常複雜的，其中含有無數的矛盾，我們不應該只看到這一面而忽略了那一面，恰相反，一個客觀的觀察者應該特別注意矛盾之點，加以比較，搜求其原因與夫盈虛消長之勢，這樣的研究纔能作民族改造的張本。

世界上各文明民族中最以保守性著稱的，在古代要數羅馬人，在現代要數英國人，而兩民族保守性之所以養成，似乎各不相同。

羅馬人保守性的主要原因是農業生活，富野(Alfred Fouillée)曾說：「社會學的定律之一，就是農業民族的社會關係簡單，而商業民族的社會關係複雜；在農業社會中，一切習俗彷彿自農夫辛苦耕作的田地裏分得了一種穩定性與安全性；田地的疆界本身就有一種神聖的

固定性。商業民族則不然，陡然的贏利與突然的損失，以及商業所必有的種種機遇，都發展多少有些冒險的投機精神與種種剝削行為。這可以希臘人為例。農業生活卻比較穩固得多，有更多的傳統精神。羅馬人可以為證。再加上鄉下人的自然節儉，他的謹慎，他的遠慮，他的永遠為來日操心，他等候下季收穫的長期忍耐。如果另一方面，一個農業民族同時又是戰士，則其結果是戰鬥精神與保守精神的撮合，性質頗為特殊。」

英國人根本不是農業民族，就是在工業化之前，他們生活重心也不在農業而在海盜式的商業。拜倫(BYRON)說：「這些豪商們，運送他們的貨物，運送他們的法律，自海角以至天涯，自天涯以至海角，就是海上的波濤，也被迫着要向他们納稅。」這種「刮海皮」的生活顯然是不會養成保守精神的。到了工業化以後商業更加發達，按照富野的理論，自然更不利於保守性之發展。然而，近百年來的英國人卻居然以保守著稱了。這是根據社會學上另一個定律，就是一個社會在其某一固定階段中發展到一種飽和的程度，則自然產生一種滿足的心理，持盈的文化與保守的精神。英國人的保守精神就是這樣產生的。論版圖，英國已稱「日不沒」之國，論經濟，英國已經使世界上大部分人民供牠驅策，大部分的土地做牠的製成品的銷場，論政治，專制君主的大權已經被人民剝奪淨盡，人民已經個個是無冕之王，論社會，大家都有飯吃，一切都有了良善的制度與組織，民族發展到這樣的程度，還有什麼奢望呢？福兮禍所基，他們只怕好景難長，所以處處要謀保守。個人的企圖，國家的政策，誠然往往還表現出剝削的姿態，但是細析一下，便發現保守精神在日益蔓延。

中國人的保守精神實兼有羅馬人與英國人的兩個因素。中國農業雖然起源甚古，但農業社會型態的形成似乎是在周秦時代，自此以後，農業生活給予人民性格上的烙印，日益深固。中國人也和羅馬人一樣，自辛苦耕作的田地裏取得了一種穩定性，安全性，他們安土重遷，所以不願意換新環境，不願意冒險；他們穩固，重視傳統，所以

不容易接受新觀念，新方法；他們謹慎，遠慮，重視生命，也和羅馬人一樣，「覺得打仗是比耕石田還要艱苦的一個勞作」，所以不願當兵。然而，羅馬地瘠民貧，原有的生存空間有限，不能不向外掠奪，所以羅馬人一丟下鋤頭就要拿戈矛，他們保守精神反在武功和法治中表現出來。中國則相反，以當時的土壤版圖與人口相較，已有的生存空間寬裕得很，中國人無需向外掠奪，丟下鋤頭的人可以拿筆桿，所以中國人的保守精神完全在文化與法治中表現出來。這就是中國人與羅馬人的分路點。

一個民族的發展，在農業社會階段與在工業社會階段裏都各有其極限。正如英國今日的發展已經達到工業社會的極限一樣，中國民族在農業社會階段裏發展的極限似乎也在周秦時代就已經達到了。英國達到極限的時間未久，所以儘管已有保守精神的表現，而保守的文化還未形成；在中國，則保守的文化在周秦就已濫觴，漢以後更變本加厲。這文化的特色，對外是避戰反戰，「守在四夷」，對內則「惡巧抑末」，「持盈保泰」，對個人則「樂天知命」，「知足常樂」，「明哲保身」，「知雄守雌」，而尤其富有保守意味的就是尊古精神。尊古的風氣，在先秦時代不過是一種「幌子」作用，因為那時百家競鳴，為着顯示自己學說的重量，不能不各捧出一個祖師來做招牌，如儒家捧文武周公，墨家捧大禹，道家捧黃帝。但到後代，一般人不知道社會演進已非古法所能應付，更不覺得古代的黄金時代曾經先秦百家加以渲染，便真個以為今不如古了。於是，由尊古而自卑，由保守而復古，這種精神不知妨害了中國民族的多少發展。然而，直到東西文化未接觸之前，中國環境沒有澈底變遷，以含和守中為精神的文化卻能維持民族的發展在農業社會的極限上至二千餘年之久而不墜，中國人也可謂善於保守了。以功利為精神的國家能否像中國過去那樣能持盈保泰，還在未可知之數哩。

羅馬人和英國人的保守精神都只有一個因素，而中國人則有兩個因素，如果我們說中國人的保守精神超過羅馬人和英國人，也不為過。

當。但是我們卻不要抹煞了事實的另一方面。

我們會說，中國農業社會之成爲定型是在周秦時代，而保守性的文化之確立也在周秦以後。因此，周秦以前，中國人的剽闢精神是十足表現的。在政治方面，中國民族那時不斷地東一拳，西一脚，打開闢場，毫無抱殘守缺，安土重遷的觀念與習慣，我們只要看古史所載黃帝，堯，舜，禹，古公亶父等帝王的遊蹤，箕子在朝鮮，太伯居吳，以及秦晉楚越齊魯等國的開國君臣筭路藍縷以啓山林的事實，就知道當時的中國人是如何好新奇，善開闢。在社會方面，當部落林立的時候，人民很容易並且也喜歡從此部落跳到彼部落裏來，根據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的傳說，根據「撫我則后虐我則仇」的古諺，再根據春秋戰國時各國招來客卿和戰鬪員的現象，我們常想像古代的中國人具有自由選擇首領的習慣，富有流動攻擊的精神。在學術方面，那時的中國人不斷地有新的發明和制作，一切衣食住行和祭祀戰爭的利器，都有無數的無名「聖人」製造出來。這都說明中國民族具有十足的剽闢精神和制作天才。

後來，保守的文化建立起來了。所謂保守，並不是完全排斥進取，儒家所宣揚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和「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是很近似剽闢精神的，不過儒家所鼓勵的日進無已的精神，是用在道德的行爲方面，用在平日的修持方面，他們愈把人的精力向道德範圍裏吸引，則道德範圍以外的一切剽闢活動便愈不能不加抑制，以防分心。然而，剽闢精神是中國民族的根性，剽闢天才就和火一樣，你儘可以用死灰蓋着，但是火燄總是要從灰的罅隙發射出來。一面儒者叫着反戰厭戰的口號，另一面卻有秦皇漢武唐太宗明太祖清聖祖和蒙恬衛青霍去病馬援竇憲李勣薛仁貴劉仁軌徐達沐英鄭成功岳鍾琪左宗棠一流的英主名將出來拓土開疆；一面儒者在歌頌着田園廬墓之樂，另一面卻有張騫傅介子班超法顯玄奘鄭和朱鳳水舜水徐宏祖一流的冒險家出來發現新天地新文化，剽造新環境；一面儒家排斥自然科學的研究與器械的發明，卑之爲小道小技，另一面卻有李冰

張衡蔡倫諸葛亮祖冲之陸羽吳道子李淳風李龜年沈括徐光啓梅文鼎李善蘭一流人物出來替中國的實科學術大放光明。這些人都是有名的，在歷史名人中自然佔極少的數目，他們剽闢的成績不能被許多後起的人發揚光大，因此他們在歷史上又是孤獨的，如果我們單拿他們來證明中國人的剽闢精神，究竟還很有限。我們還要看社會上許多無名的剽造和集體的開闢活動。我們應該知道，中國文物，在世界上最馳名的幾種，不論是絲，是茶，是瓷，是漆，是紙張，是印刷，是字，是畫，假使我們除掉好古的眼光，單論品質，都是現代的勝似前代的，這種進步，不是一般民衆剽闢精神的集體而又自然的表現麼？我們的僑民，差不多全世界都有，僑民的數字雖然古今無法比較，但是毫無疑義地一世紀比一世紀多，他們手無寸鐵跑到陌生的地域去，結果大多數都能剽業垂統，開物成務，這不也是一般民衆剽闢精神的集體而又自然的表現麼？有了這樣的社會現象，誰還能說近代中國人只有保守精神而沒有剽闢精神呢？

中國人剽闢精神的表現，固然由於中國民族富有剽闢天才，自原始時代，隨着血統流傳下來，不可阻扼，但是我們也不能忽略社會上常在刺激剽闢精神的兩個因素。一個因素是需要，這是屬於物質範圍的。需要是剽闢之母。人到保無可保，守無可守，或原有的環境或方法不能滿足他的要求的時候，便不能不運用他的剽闢天才，以開拓新環境，發新方法。我們試想，如果蘇秦有「洛陽負郭二頃田」，如果張儀一開始就受蘇秦的優待，他們又安能剽闢爲合從連橫之說，傾動諸侯？如果班超能在朝廷做到五百石的官，如果漢光武早年就做到執金吾，娶到陰麗華，前者又安能威震西域，後者又安能開國稱孤？另一個因素是自我表現慾，這是屬於精神範圍的。自我表現慾本來是人人都有的，而中國人的似乎特別強，因爲中國的傳統文化雖然一面提倡尊古，保守，維護君權，父權，但另一面對於「俊傑」，對於「有志之士」，對於「非常之人」，對於「大丈夫」，卻非常鼓勵。這種人最大的特質，就是不同流俗，時時要出人頭地，打破現狀，另闢蹊

徑，換言之，亦即表現其十足的剝削精神。在歷史上，大凡在亂世致力於撥亂反正的人，不論成功與否，大都是「少有大志」，正如項羽所說：「大丈夫當如是也」；在學術上，中國的知識分子都充滿了「自我作古」，「語不驚人死不休」，和做「翻案文章」的精神；在社會上，中國各時代都有無數的「畸人」，不聲不響地做着剝削的工作，不過大多數都被斥為「不經」，因此就淹沒而不知名罷了。

由於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斷定，中國人的保守性固然強，其剝削精神卻不弱。我們知道，民族性的形成，通常由於自然環境，血統遺傳和歷史文化三種力量。就本文範圍而論，中國人的本質是富有剝削精神的，地理環境是發展保守精神的，而文化傳統則一面提倡保守，一面鼓勵剝削。因為這三種力量的趨勢是矛盾的，所以在中國人的性格裏和在中國社會的史實裏常常有保守與剝削兩種精神互相激盪的現象。然而這正是使歷史綿續與文化進展的兩個相成而互補的動力，缺了一個，則民族便有滅亡的危險。有些人絕對否認中國人的剝削精神，他們不特不明瞭中國史實，並且也無視於人類社會演進的常律。又有些人以為古代的中國人富有剝削精神，而現代的中國人卻沒有了，這也不合於歷史事實。事實是：刺激剝削精神的動力——需要，和便於發揮剝削精神的條件——如政治的紛亂，交通的進步，異族文化的接觸等等，都是現代比古代多，所以社會上剝削的現象，如僑民的冒險，技藝的進步，至少在數量上，現代也比古代多。不過，我們

也承認，自漢唐以來，中國人的剝削精神沒有像先秦時代那樣表現得如火如荼，這是因為決定保守精神的農業社會與民族環境始終沒有改變過，所以一切剝削的行為大都只能在社會的下層或在變亂之世表現出來，彷彿火燄只能在死灰的下面醞釀着，或偶然自罅隙鑽出來一樣。現在的情形卻完全不同了。我們當前的「大時代」之所以為大時代者，正因為中西文化的突然接觸，而澈底改變了我們二千年來的民族環境，一面逐漸破壞了我們的農業社會，這就等於毀滅了保守精神的兩大決定力，強化了剝削的需要，恢復了剝削的自由。所以中華民族的剝削精神含蓄至二千餘年之久，突然以國民革命的形式熊熊烈烈地燃燒起來，其力量為中國有史以來所僅見。我們相信此次抗戰以後，中華民族必然要展開一個偉大的剝削時期，其範圍將逐漸由政治，由經濟，由社會而及於學術，其規模應不下於我國的春秋戰國和歐洲的文藝復興。只可惜社會上大多數的人民還沒有受到現代知識的洗禮，他們的剝削潛力還在死灰下匍匐着，而大多數的知識分子雖有了剝削的強烈意向，而學術的素養又不足以實現其剝削的企圖。這都是過去教育失敗的結果，因為四十餘年的新教育始終沒有達成普及文化與發動活力的任務。所以，為着使中國人固有的剝削力量能迅速地發揮出來，表現的淋漓盡致，還非從普及教育與改良教育入手不可；文物製造的準備，建國大業的完成，我們的教育家實負有不容旁貸的責任。

我們需要「平價報」

成舍我

「勝利愈接近，戰鬪愈艱苦」，所謂戰鬪，並非專限於飛機大砲血肉相持的前方，舉凡一切與爭取勝利最有關聯的部門，如「經濟戰」「宣傳戰」之類，也都包括在內。固然在這一切艱苦戰鬪的過

程中，我們保有許多不可磨滅的驚人優點，但儘量自我檢討，尋求本身缺憾，加以補救，似亦確為當前每一參加戰鬪者必須注意的工作。

我是一個終身從事新聞事業的半老「小兵」，現在，且將我所認為與「宣傳戰」最有關連及最迫切的問題——我們需要平價報，提請大家，尤其我們宣傳當局和新聞界的前輩領袖，共同研討。

在最近二十天以前，我從桂林到江西某處，作一兩週間的短期旅行，除衡陽耒陽兩大城市外，我曾在三個人口兩萬以上的縣城，和若干個人口五千以上的市鎮住宿，或經過。在這次旅行中，對於一般人認為難於忍受的苦痛，如汽車拋錨，臭蟲滿床之類，我都極能遵守「素位而行無不自得」及「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的教訓，毫無感覺，其真能使我苦痛的，則是往往一連四五天，看不到一張報紙。我是不能一天不看報的人，報紙常被稱為「精神食糧」，四五天不看報，實等於四五天不吃飯，是可忍孰不可忍！起初尚以為僅向小市鎮和普通店戶找不到報，萬不料在一個縣城中，向縣黨部及國民小學去找，也都一樣的回答沒有。有一位小學教員告訴我，他們已早把看報列為奢侈生活之一，與穿西裝吃魚肉，同為可望而不可即。他們要知道國事，只有從縣政府門首張貼的一張播音記錄去尋取。但這種播音記錄，也不能一定天天貼出，或許天氣障礙，或許機件損壞，也或許主辦的人，另有要公，遂致遺忘，所以他們知道的國事，都是東鱗西爪，不相聯屬。至為什麼會把報紙列為奢侈品，就因為一個國民小學的辦公費，通常不過數十元，墨紙燈油茶水一概在內，而一份報紙的價值，繼長增高，由每張二角，三角，五角，加至一元，連郵費每月已在三十元以上，幾乎要佔到辦公費的全部。這如何還看得起！小學校之不能不把報紙當奢侈品，其理由在此，縣黨部的情形，大約亦相差不遠。據說，全城只一縣長公署，和兩三位發了國難財的商人，定有報紙，但我和他們不相識，未便煩擾。結果這更我每天所最臭兀不安的，倒不是汽車拋錨不掛錨，臭蟲吃人不吃人等問題。而是前線情形，盟國戰況，及世界局勢，究已達到何等境地。每一經過地區，除極少特殊人物，對當前大局，尚能略知梗概外，其餘大抵渾渾噩噩，莫明其妙，老百姓則更多數呈現着「不知有漢何論魏晉」的

情態。去年九月間，我從桂林循西南國道來重慶，由金城江起，除在貴陽有報可看外，其餘各地，找報也極困難。但或者因那時報價普遍還只到每份五角的关系，故困難程度，似還不及此次嚴重，縣市的小學和黨部，偶爾還能找到一兩份看。如果照此次旅行所得的經歷，繼續推展下去，那麼，將來報紙成為都市貴人的專利品，連縣政府也找不到一份報的時期，也許很快就會到來。我們的抗戰宣傳，和最多數勤勞大眾，隔離到如此遼遠，豈不是「宣傳戰」中一個急須補救的重大缺憾！

國家總動員委員會秘書長沈鴻烈氏，在考察湘贛粵桂等省限政施行情形回到重慶以後，他曾刊佈一個公開報告，認為限政宣傳沒有普及民間，是限政成效欠佳的重大原因之一。其實當前的許多重大問題，如徵兵難，漢奸多，何嘗不都和宣傳工作未曾普及民間，有着同樣的關連。當七七抗戰初起時，我在漢口大公報發表「紙彈亦可殲敵」一文，對抗戰宣傳，曾提出三個原則——指揮統一，目標集中，對象普及。我極力呼籲，宣傳應以全國軍民為對象，最低限度，每團有一陣中版，每縣有一地方版。而所有宣傳資料，連題目大小，次序先後，都應完全由中央主管宣傳之總機構編定播發。我提出的口號，是「報紙下鄉」，在那篇文章第一段，我有如下的意見：

「漢奸多，徵兵困難，一到距離戰區稍遠的縣市和鄉鎮，大多數老百姓，即渾渾噩噩，不但看不見抗戰的準備，連抗戰氣氛，都無處尋覓。一切的一切，這是什麼緣故？我們可以追根溯源，得一個結論：就是我們由過去以至現在，忽略了孫先生一個很寶貴的遺訓，把宣傳太看輕了，宣傳沒有和軍事配合，軍事進展，而宣傳落後，抗戰開始，這情勢還未改變，所以造成眼前種種不良的現象。」

我這一「卑之無甚高論」的呼籲，雖曾得到若干方面同情，而現今業已舉辦尚待擴展，如政治部主管的掃蕩簡報，宣傳部主管的各地簡報，也正就是向着普及軍民的大道前進，但因為戰局變化，和器材

困難，像抗戰開始時我所擬議的三大原則，似都還難即實現。一方面我們上述的宣傳原則，尚須相當時期可完成，一方面則我們全國各大都市固有的報紙，在此時期，卻更因種種關係，其銷行愈集中於都市本身，其對象愈集中於少數公務員及知識階級。「紙下鄉」，仍只被視為一種空泛的理想。老百姓沒有儘量普遍受到抗戰宣傳的洗禮，其渾渾噩噩的情境，由我這一年中兩次旅行所見，比抗戰初期還要加甚。因此，除祈禱擴展中央普及全國的簡報計劃，能儘速圓滿奏效外，一方面我不能不提出一個迫切要求，——我們需要平價報。

我國報紙售價，與大多數國民生活水準，不相配合，這早在抗戰以前，就已深刻感到。民國二十年，我在北平燕京大學，講「中國報紙之將來」，曾列舉歐美各國報紙售價，與其國民收入，和我們比較，結果，證明實相差太遠。如以英國一小學教員為例，通常月入二十鎊，即四千八百辨士，購報一份，月不過三十辨士，僅佔其總收入百分之零點六強。而我國一小學教員，通常月入二十元，購報一份，通常以每月一元計，就須佔其總收入百分之五。小學教員尚如此，更窮苦的勤勞大眾，自然尤不易有購讀報紙的資力。所以中國報紙，始終不能得到廣大的銷路。銷路最大的報紙，自己宣傳，也不過十五萬份。要像英國四大日報，每日郵報，每日快報，每日民聲報，新聞記事報——動輒在二百萬份左右，真是無法比擬。其唯一致命的原因，就是報價太貴，老百姓看不起。因此，我曾極力主張，多辦以勤勞大眾為對象，文字通俗，取材精要，一塊錢可看四個月（零售每份一分）的小型報。抗戰以來，我們全國報紙，隨着物價高漲的洪流，即小型報其售價也有增加到每月三十元，甚至三十元以上的。固然一般讀者的收入，亦已增加，然每月三十元，與戰前每月二角五分比增加一百二十倍。至日出一大張的報紙，以戰前日出一大張月售一元為比例，所增亦恆在百倍左右。除了發國難財的特殊人士，誰的薪俸，能有這同等倍數的增加。其不能深入鄉村，普及大眾，那是勢有必至，理所當然的！

所謂「平價報」，正為挽救上述缺憾而起。這一名詞，看來似乎新奇，然而牠的重要，實不在「平價米」，「平價布」之下。且自限價政策頒行以來，報紙所居地位，縱不是民生必需品中數一數二的老大哥，至少也應是八種以下的第九種，可惜大家都不大注意這問題，就弄到連肥皂，牙膏也不如。肥皂，牙膏，還有人替牠議價，報紙的價值，卻始終無人過問。主辦報紙者，遭受經濟環境的壓迫，呼籲無門，不能眼着自己的報館關門，結果，也只好隨着物價洪流的激盪，由戰前每月售價二角五分的小型報，售到每月三十元以上。這當然不是辦報者願意出此，如果國家有一個精密公平的辦法，解除報館當前的困難，那麼，報紙售價，何嘗不可遵照政府管制，減到合理的標準。

三年前，國內報紙售價，通常約在每份零售一角五分至二角之間，我由香港來重慶，某次，偶應某公垂詢關於宣傳方面之意見，我當時曾痛切陳述抗戰宣傳不能普及全國的危險。並指出：着物價工資的高漲，報紙售價，恐仍將有增無已。換言之，即抗戰時間愈延長，報紙售價愈提高，一般購買力薄弱的勤勞大眾，愈將與報紙絕緣。我曾提供一個「平價報」的辦法：即報紙售價，聽由政府規訂，而由政府以適當定價，供給各報館用紙。例如政府規訂小型報零售每份一角，報館除去批發折扣，及破紙消耗外，實際收入，平均按每份五分計算。每紙一令印報二千份，是報館印紙一令，可實得報價一百元。政府於嚴格核定每報確實發行數目以後，即可以每令一百元以下之價值供給報館用紙。其市價高過一百元之損失，概由國庫負擔。倘政府能再將報價減低，仍可依此比例，減低紙價。自來純粹經濟獨立之報館，其營業方針，及收支標準，大抵以發行所入（即售價）抵紙價，而以廣告所入抵薪俸及其他一切支出。其廣告發達之報館，為求增高廣告之效力，尚寧願減低售價至紙張成本以下，冀以推廣銷路。同時，廣告部份之增益，即可填補發行部份之虧損。報價增減，純依紙價為轉移。故政府只須以一定價值，供給報館用紙，報館即自無提高